劉齋集

卷一

[illegible]

書啓

獻議

共七

Opportunity

剛齋先生集總目

卷之十五

附錄 年譜

剛齋先生集卷之一目錄

詩

疏

剛齋先生集卷之一

詩

義尚窟

鬼斧呈奇巧山腰石窟開寬容坐數百高可絕塵埃
造物知何意遊人謾自來棲僧彷得號小佛尚巖臺

次再從叔金山公韻

憎陋荷相愛詩篇寄意來愚誠在氣耳惡豈根心哉
賦與同人物偏全異塞開孟朱嘗換後今日且傾杯

次三從弟范汝

異體分殊說已非賦與初氣雖有通塞理本無欠餘

既識不相假易云未渾如且須休強辨息紊是專歟

金山從叔又賦來字示之仍有磅破之教以務存養休強說之意仰復焉

存養垂明訓先須喫緊來其惟成德者乃可立言哉
考證無差謬留傳有啓開歛之方得味徒說是空杯

贊希 族姪欽大 聞來字韻賦示故又次之

性善窮源說知從繼上來單言超局矣兼指有偏哉
異處須看蔽同時不待開強爭竟何益惡醉且停杯

范汝受賦來字示之又次之

一貫分殊處單言兼指來兩塗已盡矣各本何安哉

若爾能滾磅惟吾庶豁開不然休強聒旣亂更添杯

令兒曹賦讀書仍與共之

聖賢嗟已遠經傳幸留今敢不竭吾力安求千載心

敬次華陽洞泣弓巖韻

先躅偏增感我來此獨臨波聲咽不盡落日費幽吟

和洪綾州 容默 韻

弊廬忽生色高朋自漢水逢憁半日話曾不嫌泥滓鄉鄰且寡識何以獲乎此賴惟兩家誼繾綣固其理留詩要相和詞源何渺彌猗歟五鳳手厥美乃可跂文章郎餘事亦知惜寸晷別來已經時眼中尚容止

恨未得源源可柰萌客鄙時下項門針尺牘是所恃

新秋

山雲雨後斂梧月窓前收強疾憑軒坐候虫競訴秋

與范淡夜話呼韻 二首

禀得氣時理亦乘何嘗天意別洪纖須看通局分明訓彼固無虧此不添

不相離處指單兼單指無分洪與纖全以其通偏以塞未聞天命向人添

梅湖陪過齋先生共吟 二首

滾滾長江涵碧天窮源直欲泝程川櫂歌絕唱扁舟

重只自臨流歎逝年

風塵絕處白雲深手把遺經字字尋臨水登山多暇
日聊將動靜驗吾心

悼仲女

一別仍成千古訣憐渠十載憶爺啼結褵以後吾移
宅魂欲來時路亦迷

獨坐

翛然獨坐對青山物外誰將競此閒高樹風蟬鳴復
歇短簷乳鷰去仍還已安寄跡煙霞裏且可潛心簡
策間俗固難諧兼病懶不妨終日掩荊關

次學而齋尊周詩韻

守此一錢 崇禎通寶 於身以沒世者其非 崇禎遺民歟其志誠可悲矣其節誠可尚矣斯人不可以常遇則斯物難得以常保欲以奉藏于華陽士論得宜其孰間然

一葉青㭰守沒身苦心亶在識王春息傳永久彰先志奉向華陽討得眞

萬東廟進德門重建時韻

尊周大義日星懸自是吾 王家法傳重建門樓皇廟外登臨不獨感風泉

先墓立　御製豐碑多士有詩謹次其韻以道

感祝之意

墓道豐碑　御製成碑前書以宋先生百年永擬遵

遺戒曠世何知荷　特榮感泣諸孫息粉骨聳觀多

士動歡聲從茲鬼蜮應藏影瑞日中天萬古明

重九登高

山寒木落白雲飛石逕逶迤脚力微酬節何須携酒

去賞秋自可詠詩歸秖應露菊羞衰鬢最是霜楓媚

夕暉還笑此心愛重九不嫌風氣透人衣

次金山從叔寄示韻

居然七八是吾年空負男兒賦與天術乏操存心久放方疎將攝病相連虛名誤　寵人應笑短髮彫顏自可憐懶散亦無他伎倆陳編謾對小窓邊

栗寺歸路與諸益同吟

暇日扶筇出招朋物外遊山溪雷古寺楓老送殘秋休說登登苦堪憐曲曲幽夕陽無限意不盡錦囊收

新年

滿酌屠蘇酒年華去又來天時陽既復邦運泰應回縱爾壯心在居然白髮催東君將布德消息到庭梅

贈李通馨

講室扁新德所趨圖可知湯盤垂至訓念釋在於玆

次金學士 邁淳 觀漲韻

峽水勁淸野水渾乍逢激石便增喧何如古井深前靜風浪元無一點痕

寄題故參判朴公 三古 亭閣

故參判朴公諸後孫就公小亭遺墟因舊礎而重建之公之高風於斯可挹余聞甚欽歎思欲一往遊賞而貞疾在身末由遂願歎恨無已蓋公奇偉異常之實蹟吾先子文正公稱述於其墓表者詳矣朴君世昌養淳以有

嘗談來謂余曰願得一律以揭于亭余衰病已甚且不能詩而久仰公之徽蹟遂不敢終辭焉

隱士坪名古高人昔退休雲仍守遺址亭閣見重修
永世留芳躅沉痾負勝遊隔岡有表實蹟豈他求

用隱庵韻送別張幼章 憲周

相待固難必然猶問後期茫茫分手際眽眽擧杯時
惜別屬閒漫在途傾護持冬間重會願觀瀅是吾思

次崔氏延 挺韻

崔君述泳以其曾大父及其大父四昆季五

孝事實亦余兼有韻語要和噫甚盛矣蓋孝者根於秉彝而氣稟之拘物欲之蔽盡其道者甚鮮今崔氏父而子兄而弟一家五人前後炳烺道啓　筵達俱無異辭　褒尚之典始於　英廟丁丑繼于　正廟乙巳至　當宁丁丑分旌贈復三等而大霈焉所以分等者以一門五孝竝旌無例故該曹啓稟也嗚呼有國之所以褒旌孝行實爲勸人子而敦風俗卓異如崔氏者宜其得蒙闡揚而使不遇孝理之世亦何以如是余固不嫺於詞律

而不敢終辭以致欽仰之意

頻繁道剡上 宮筵五孝風聲萬口傳家訓純濃貽

子姓 天恩荐疊在丁年季方不讓元方美是父那

無是子賚錫頻繩繩餘慶遠崔門昌大符光先

書大明處士吳公 孝錫 實蹟後

大明處士大明洞生老堂名承世傳千古誰其尚友

者明隱巢八對夷連

處士吳公羅州人居于州北之大明洞有孝

友篤行丁丑虜變後斂跡洞裏扁其堂曰生

老亦不食洞外穀以沒世嗚呼其尚風若節

可以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矣公没而葬于
洞裏蓋公遺志而吾先子文正公題其墓曰
處士云公後孫禮煥持示公實蹟奉閱再三
不勝感慨遂忘拙而略書此系以一絕時
崇禎四戊子孟冬日也

甲申詠懷 二首

傷心天地又今春　萬曆恩深鰈域民復覩漢儀何
歲月紛紛霜雪鬢邊新
寧陵志事常追泣中夜悲歌我祖詩歲又涒灘增慷
慨長吟不覺淚雙垂

次許汝章 二首

許汝章自湖南之寶城徒步見訪相守數日余久病貼席不能叩其所存而貞淳之姿甚覺可愛臨歸書示數絶句且曰願賜一言以爲警省之資恥躬不逮聖人有訓余其敢出言乎然其勤意有不可孤遂誦朱子勤謹二字而次其五七各一首以別之

嘗聞仁者贈人言余若有言妄自尊只舉晦翁勤謹字送君千里返鄉園

休言志道晩惟在用功深勤慢將誰警嚴師是已心

與諸客會話偶吟

會話如留約開中此亦奇風淸踈雨後雲捲夕陽時得句長吟好携樽一醉乏浴沂幽興在隨柳澗之湄

文孝世子冊封時偶吟

春宮初定位 宗社福綿綿 聖上歡何極黎民望久懸縟儀雖自古忭祝若無前積雨收今日天心不偶然

次金山從叔韻

病軀苦炎熱搖扇坐窓間久矣披黃卷嗒然對碧山且任竆鬼笑難學少年閒饒膝稺孫在非渠誰解顏

夏夜

病客關門獨坐久今宵月色夏來初庭邊老樹濃陰
轉天際浮雲淡影疎清景祗應人共得幽情還似我
偏居塵囂滌盡肺襟靜夜氣須詳亞聖書

憶弟

看雲終日倚虛堂風氣透衫九月涼天末雁聲何自
苦南來北去每成行

贈崔宗冑

鶴菴風節夙余欽今幸遺孫舊誼尋要閱詩疏詳本
末感君千里袖來心

病中書示孫兒

別去將無日何時與叟逢螢牎勤爾業馬鬣上吾封

縱曰幽明隔然猶感應通須求嘉悅意俯讀仰思中

除夜吟

喔喔晨雞忽驚眠寒窓起坐鬢蕭然回頭往日成何

事耆苒流光孔聖年

邦慶韻

貳極三加卜在今和風瑞日見天心微臣禮席違

勤名病裏惟湀祝 聖忱

春夜獨坐

茅屋推窓生塵喧入夜空江聲雲起外山影月明中
數墨疑難會變時道未通懸農　恩詔下扶杖誦南
風

偶吟

塵遠巖扉外雲深藥圃中翛然臥藜榻盡日聽松風

宋順汝輓

石老遺孫惜寢微九原今日送君歸一篇封事共誰
讀衰淚臨風空自揮

朴禎一輓

孝悌元非叔季人居家行義服鄉鄰讀書求志無從

事可惜天年僅六旬

金秉淵輓

今我哭君誰哭我悠悠萬事欲無言却憐泉下齎淚

恨教養計違子若孫

閔士彥 達鏻 輓

聞病息相問門外忽訃車同庚哭先逝白首意何如

即事

雨後春光日日催梅花落盡杏花開閑軒朗詠眞趣

足不必冠童浴沂來

冬夜

歲暮天寒擁華爐挑燈坐對一床書課兒復得時相發開淡之中樂有餘

禹忠莊公 尚中 雙旌閭額

川漲不流天感孝江澌徙涉 上褒忠殊恩曠世雙旌揭過式千秋自激衷

疏

辭諮議疏 庚申正月

伏以臣於本月十五日準承政院十二日成貼所奉聖旨以臣為侍講院諮議斯速乘馹上來者臣聞命震駭若隕淵谷臣至愚極陋百不猶人少而失學亦

不能從事舉業只得屏蟄窮巷優遊自在而已乃有虛名遠播竟致薦剡荐加自一命以至講廳僚屬實皆非微分所敢安矣今玆新　命出於宮僚之妙選而別諭繼降辭意隆摯臣心之惶隕有不可言而物情之駭惑當復如何　聖明之於賤臣有此恩敎者殆以臣謂或有得於家學之緖餘而臣誠萬不近似則實難免欺誣明時之罪矣臣於是尤安得不內愧外靦猨驚夢愕龍竊惟我　王世子睿質天成溫文日就今開益彰八域延頸今於　受冊之初宜盡輔導之方而顧乃以鹵莽如臣者猥廁於遴揀之列豈

不舛謬乎臣若不自量度而冒昧趨承則其爲玷名
器而累清朝以招一世之譏笑極矣是實臣之所深
懼也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亟許鐫遞俾安愚賤之
分千萬大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

辭名命疏 八月

伏以皇天不弔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普切痛隕大
小同情伏惟 聖上新罹巨創攀號罔極遠經 公
除哀慕益深臣於今月初六日祇奉 諭旨十行絲
綸出於衛恤在疚之中勤懇惻怛意溢辭表臣伏讀
未半不覺涕泗交零也嗚呼嚮於春初臣猥叨宮僚

之職自以庸陋無似不敢仰承 隆旨冒陳短章冀
蒙 鑑諒而我 聖考以日月之明猶有遺照務靳
允許反賜寵諭徵分惶慼益無容措豈不欲悉暴中
顯而猥瀆是懼泯默祇俟忽遭崩天之痛區區慟恨
益復何極不意 殿下嗣服之初復加收名期以輔
導之責勉以壯行之義至舉 東朝諭名而垂教詩
複有此尋常纔又陞移職秩 恩數荐仍噫臣是何
人遽敢獲此於此時也方今 聖化維新百度更始
正宜辨別賢愚考覈名實使庶事當理羣品得所然
後庶有以鎮服人心迓續景命矣乃以如臣至愚濫

廟拾㮚之列異渥愈隆不料朝廷舉措之乖當一至
於此也臣若徒懷榮感不自揣量而冒膺匪分之洪
私則其爲滓穢清朝一初之政果如何哉不然則臣
雖冥頑猶不至如木石之全昧知識當此 國家哀
遑憂虞之日尤何敢偃蹇私便以自納於逋慢之誅
乎茲敢瀝血哀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
體諒亟收 名命亟削臣前後職名以重國體以安
私分不勝大願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辭持平疏 辛酉正月

伏以臣於前冬祇承 聖諭徵叅悚蹙妄陳危懇而

瀆擾是懼泯默以度不意茲者 嚴譴不加恩命忽
降以臣爲司憲府持平使之斯速上來臣聞 命震
駭若隕淵谷又伏奉 慈殿敎諭辭旨懇惻有出尋
常臣心惶惑益不知措躬之所也臣以至庸極陋之
資早孤失敎長益蔑識欲做擧業而亦不能就雖嘗
從師而實無所得自甘屛蟄窮巷永爲 聖世棄物
寧有一藝小善可以入於 盛朝遴簡之列也噫臣
虛名誤徹自在 先朝已叨匪分之職而今又猥被
臺憲新擢是何等華銜而遠及於賤陋之身雖祖穰
之冠冕未足擬其不稱也至於 經筵出入雖有

慈教之隆學而尤豈愚分所敢承當者哉今我 聖
上新服厥命其所以克念典學旁招俊乂者宜致審
愼顧奚取於如臣駑劣以累始初之政乎竊恐明時
舉措不當若是其紕繆也臣若不自揣分而遽欲膺
命則其忘廉沒恥貽笑招譏豈惟爲一己之狼狽哉
抑又念臣從遊於坐累人金正默之門則自處之義
有不敢比於恒人而不安爲朝著間所攙掇顧何可
抗顏冒進滓穢清朝乎未及自臚於 先朝重誤
寵命於今日臣之罪戾於此尤大區區慚怵不徒以
涯分之踰濫也敢冒萬死哀籲 宸嚴伏乞 聖明

俯燭臣無似之實難强之跡　特賜指揮亟收名命
仍爲刊名朝籍俾得安意溝壑千萬大願

別諭後辭經筵官疏　二月

伏以疎賤小臣屢叨　恩命揆分慚惶不敢趨承跡涉違慢情益臨蹙惕息田廬日夕俟罪忽又夢寐之外祇奉　聖諭辭旨愈隆臺憲之職雖蒙　許解而經筵之銜未獲遞免臣之惝怳悸懍於是益甚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噫微臣庸陋之狀固已悉暴於前後章牘而猶未蒙鑑諒竊覸　聖意殆以臣爲或有得於家學之緖餘而臣之鹵莽譾劣無所肖似

則一世之所共知也顧以草萊賤品雖未爲窮閻一
學究而亦不得今於　法筵之講何敢有冒膺　寵
諭之望哉我　聖上端本出治之要實在　經筵而
經筵啓沃之責又在講官則其任甚重其選宜精而
乃以如臣者濫廁其間則聽聞駭惑有識寒心其爲
貽累於　聖朝綜核之政果如何哉臣雖至頑愛
君一念根於秉彝如有片善寸長可以自效則一造
淸班聘望敢光豈非至願而蚊蚋不可以負山僬僥
不可以扛鼎此臣所以寧被違慠之誅而終未敢冒
昧趨膺者也猥玆控籲於　宸嚴之下言出肝膈非

敢矯飾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收敎名之命俾安
愚賤之分不勝大願

辭名命疏 五月

伏以賤臣愚陋無似之實前後自列殆無餘蘊而只
緣文字荒陋言辭拙澁未蒙　聖鑑之俯諒今玆招
徠之　命又出常例之外臣於病伏之中心悸魂愯
危喘益促雖有附奏而神識昏眛亦無以畢悉區區
隕越歷日靡定而史官尚此相守臣於是尤安得免
違傲之罪哉敢冒萬死復玆控籲伏乞　天地父母
少垂察焉臣竊自惟謬竊虛名厚被　誤恩其罪之

大國雖自贖若復徒懷榮感不自量度而冒當非分之洪私則其爲忘廉沒恥貽笑招譏果如何哉惟是粗守廉恥一事庶可少報　聖恩而不忝先武所以寧犯逋慢之誅而不敢避者也君子進退之義固非可擬議於臣身者而　聖諭諄諄乃及於此仍以臣之先祖臣所以事　先王者責勉不已臣悚恧之極不覺顏騂而背汗也噫　聖學日躋四方拭目正當旁招賢俊而如臣駑劣乃廁其間者豈不甚駭惑瞻聆哉臣誠鹵莽其於文義句讀亦未該通雖使掇拾緖餘應文備數實恐十八九窒礙矣顧臣愛　君之

誠根於秉彝一瞻清光是尋常所願而亦欲由此一
曲盡露瀫覺朝著之間不復攙掇然後安意卽寧以
畢餘生者卽臣質實無僞之道也第伏念臣積瘁成
痼未老先衰筋力精神無異癃老脛脚疼楚而力悴
胷膈虛煩而氣促動作頻踣言語多窒每當春夏之一
倍添劇今雖欲強策登程而不可得也瞻望雲天只
益惶蹙而已病情如此而在前疏章不敢提陳者實
嫌其非病則若可以膺　命也今臣情隘勢蹙兹
猥瀆伏願　聖慈特垂矜諒亟收　名命俾安愚賤
之分千萬大幸

辭掌令疏 八月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準承政院二十四日成貼所奉　聖旨以臣爲司憲府掌令斯速乘馹上來者臣聞　命震越罔知攸措伏念臣蟣蝨微命糞土賤質善無可紀才無可取濫被　誤恩遽玷名器前者冒進之疏陳暴情實不敢飾讓掠美以誣　聖明矣竊嘗聞古昔盛時其用人也必量才授任惟器是稱而爲士者亦必量己甚審無敢冒就今臣雖甚無似自知則明前後　除命之下一未承膺實恐貽累於聖朝綜核之政而　殿下之於賤臣　隆眷若是者

抑以臣爲有高蹈之志而守難進之節耶臣於是實未免因退而媒進辭榮以沽名而　聖恩愈隆臣罪愈深跼高蹐厚益不能斯須安也臣固知抗顔一出盡露癥瘕釁朝著之間不復攙掇然後得以安意溝壑而顧臣早嬰奇疾積升氣喘最爲見證且以痔漏濃血矣殘不敢近人雖欲强策登程而何可得也情隘勢蹙不得不冒瀆哀籲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收還名命鐫削職名俾有以得安愚分千萬大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乞　名還借米史官疏　八月

伏以以禮招延人君待賢之盛舉量分進退臣子事君之常節苟或所不當招而招之所不敢進而進焉則上有輕褻之失而下犯忘分之罪矣今臣才不逮人學不自力空疎陋劣無與倫比而其所猥叨者是何等絶異之 恩數也 殿下所求者學問之士而臣於經傳全然懵昧 殿下所期者薰陶之益而臣之言行極其謬戾歷數古今未有盜名欺 君如臣之甚者矣臣若遽慢是懼冒昧膺 命醜狀畫露清議不容而後狼狽顚倒而歸則臣身之受人嗤點顧不足恤竊恐 恩禮之謬加必招後世之譏議臣之

罪戾於是尤大豈止於忌分而已使臣至於如此亦豈　殿下所欲哉臣反復思量凌無可進之理夙夜震灼殆廢寢食而凡臣之親戚鄉鄰知臣長短者亦莫不爲臣憂之今乃未蒙　聖明之鑑燭瀝血之懇徒歸飾讓銜　命之官屢辱窮巷臣之情勢不亦隘蹙之甚乎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受國厚恩不思圖報尤豈臣子之所敢安顧臣不肖實無寸長可以自效只懼其滓穢淸朝而遭遇盛際自甘溝壑耳茲者　聖批及　慈教乃有所惕萬萬不敢當者臣惝怳慚怵益不知所喩也第竊念臣病若有

一半分強策之勢則猶可以忍恥冒進而目今諸症陡劇暈眩兼發頹頓床茲無以跬步起動只自瞻望悶蹙而已敢冒萬死復瀆 宸嚴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亟收吏官偕來之命仍削臣 經筵之銜俾得安意就盡千萬大願臣無任隕越屛營之至

辭 名命疏 癸亥二月

伏以臣虛縻華銜累閱時序再控危懇輒承 隆批顧念陳情乞免反歸飾辭要 寵遂自前冬以來不敢更事仰瀆只自縮伏俟罪茲又夢寐之外伏奉敎諭十行諄複尤非賤臣所敢承當徵分惶蹙直欲

鑽弛以久而不可得也噫禮戒下賤施忌浮實不識
殿下奚取於微臣而不恤後世之譏議至此之極也
臣聞士有弛道而自重者亦有量分而自守者其所
難進跡雖似同而實固有異其自重者必待人主之
盡其誠禮而若自守者則誠禮愈隆而愈不敢進矣
致其自重者而備啓沃誠圖治之大猷聽其自守者
而勵廉恥亦化俗之一端在上而所以處此者苟不
得其宜則將不免賢愚混雜又何以責其實效哉今
臣所自守者實出於自量甚審而 恩禮之隆乃以
所當施於自重者施之於無似之身盜名欺 君罪

實在臣而亦恐爲清朝擧措之紕繆此臣所以寧被違傲之誅而不敢膺　命者也至於狗馬之疾已入骨髓殆若褒癃長委床席雖欲變區區自守之志而旣無強策之勢瞻望雲天只益蹴踖惶隕而已伏乞聖明俯垂鑑燭亟降指揮刊去臣職名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焉臣無任震灼屛營之至

貞純大妃昇遐後進慰疏 乙丑正月

伏以皇天不弔臣民無祿　大王大妃殿下奄棄四方之養普切痛隕大小同情伏惟我　聖上以篤孝淺誠適當　周甲稱慶遽遭終天至痛攀號罔極有

難名狀者矣又況 冲弱之齡再罹巨創 聖體傷損尤當如何區區犬馬之情不勝憂煎之至臣以萬萬無似猥荷 恩滋無以圖報而今於奉 諱之初未卽奔赴以伸誠禮雖緣賤疾添劇末由強策而分義蔑矣罪戾大矣只有哀實惶惕而已且竊念掌憲重任許久虛縻實非微分所能安而頃曩危懇未蒙鑑諒今又以瀆擾於 溪臺之中爲懼而泯默以度則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賜鐫免仍 命有司治臣罪狀以肅朝綱以安私分焉

辭執義疏 丙寅正月

伏以光陰駛疾 練期奄過臣民卽吉普切追慕大
小同情伏惟 聖孝如新攀號益深仍伏念臣職名
未解而歲序已改惶惑靡措寧有涯極臣哀籲愈切
天聽愈邈竊謂與其徒事瀆擾反致 恩教無寧重
負逋慢以速 嚴誅粵自前秋承 批之後仍遂泯
默以至于今而復蒙 寬假尙逭刑章臣情窮理極
求免不得歎憲中司是何等重任而一向虛曠乃至
於此究厥始終莫非臣欺誣之罪也臣雖萬殞何以
自贖噫君臣猶父子父或不知其子之不才而授之
以所不能堪之事子亦不量己分而徒知順親之令

則終必僨誤陷於罪過而人且譏其失於慈孝之道矣臣之前後陳彙瀝盡肝血庶幾 聖明俯燭其實狀而猶不棄斥使之玷名器而重罪戾臣誠憂悸不知所出而淸朝擧措之厚招物議尤豈不大可懼哉且臣狗馬之疾近益添然委席喘喘一朝溘然棄命草野則將不免負罪泉下貽累 聖化敢冒萬死復控危懇伏乞 聖明曲加矜察亟賜罷免俾得安意就盡不勝大願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 名命疏 戊辰閏五月

伏以臣盜竊虛名濫叨非分十年之間所被 兩朝

恩數迥出尋常而臣學無所成病至難醫報蔑絲毫
罪積逋慢 天度寬大誅罰不加微分惶蹙食息靡
寧不意玆者 恩諭復降十行綸綍丁寧反覆至以
誠意淺薄爲教而擬臣去就於儒者之自重臣祇
命隕越益無所容措臣之前後陳籲已無餘蘊而未
蒙 聖明之鑑諒乃至於此臣情窮理極更以何辭
仰籲哉竊伏念我 殿下方切圖治之志而益思端
本之要以頻御經筵討論聖訓爲急先務勸講之官
固宜極其遴選必得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人然後
啓沃薰陶乃可收其實效而顧以如臣陋劣空疎者

濫廁搢紳之列則聽聞所及孰不駭惑噫秉彝之天無間賢愚愛 君之誠臣亦有之其於 聖學之緝熙聖德之光大區區所望固自不後於人如有所存可以裨補萬一則逡巡退縮圖便己私實非臣心之所敢安矣然則臣之瀝血控免不避鈇鉞者只以分不敢當病不可強而已其情不亦甚戚乎且臣每奉聖諭輒以臣爲先正之後而責勉不已是則臣之醜狀未經 睿鑑故意其或有聞於家學緒餘而猶有分寸之可取也臣於此上念歎 君下愧忝先尤不覺顏騂而背汗臣固知呈身 闕下畢露癥纍則不

煩祈請自蒙罷斥　召命不至再辱微分得以粗安
而臣所患痰癖痔漏諸證例當春夏一倍添劇見方
宛轉床席廢食殑殑萬無自力起發之望敢冒萬死
仰瀆　宸嚴伏乞　聖慈俯察微衷亟收名命仍削
臣　經筵之銜俾得安意將息則實　天地父母生
成之賜也

辭　名命疏　辛未三月

伏以臣糞土賤質衰病殘喘只合屛蟄邱壑守分調
息忽此夢寐之外復叨　隆恩猥加收名十行　天
札丁寧反覆有非賤臣所敢承當者臣祇　命感泣

繼以惶汗噫兼濟世道成德之責潛心性命深造之學臣之庸陋寧有一毫近似者爾　聖諭乃以此爲教古之人君固有愛其一嚬一笑者矣况綸綍之重其尚尤何可不審今臣一空空鄙夫耳欺誣十年誤恩稠疊冒死控危一未趨承者實以自知之甚明公論之可畏柰何　聖明反視以高尚難進之人不惟不罪其逋慢所以　優寵之者愈往愈摯臣跼蹐靡措直欲逃遁而不可得也惟我　殿下履茲陽長益勤法講思致賢俊以資啓沃端本淸源治化將興臣雖至頑秉彝猶存其所以欣聳而顒祝者亦自不

後於人苟有所學可以備數於 顧問之列逡巡退縮不息報效豈臣心之所敢安也臣之前後陳纍庶蒙 鑑諒而格祿之命今又濫及不但淸朝綜核之政有所乖當竊恐 殿下緣臣無狀奮發圖新之地反招循常備例之疑也臣罪至此尤當萬死茲敢席藁私次冒陳危懇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收還名旨仍命有司治臣違慠之罪焉

進賀仍辭職疏 壬申六月

伏以 聖候康復賀儀已舉 元良定位冊禮將行此實一國莫大之慶萬世無疆之休而西討之 王

師奏凱繹騷之民心底定 邦運重熙文德四洽中外歡忭大小同情仍伏念臣識暗才疎百不猶人僥冒臺銜歲幾周矣臣揆分惶惕食息靡寧而始懼瀆擾於 静攝之中旣不敢哀籲而乞免終困沉困於狗馬之疾又未能自臚而請譴跡涉慢 命罪在罔赦臣於病勢少間省覺稍存之時益知措躬之無地只願 嚴誅之遄加而已臣日昨得見邸報則臣之所叨憲職尙未鐫解而復擬於宮寮獲蒙 恩點矣臣惝怳悸懍危蹙益促夫執憲中司匡輔糾繩其爲任甚重而當 國家多事之會尤有不可一日曠闕

者今乃使庸愚賤臣許久虛糜於樵牧之社其爲褻名器而辱淸朝者果何如哉臣之盜虛名而誤　恩命者已多年所而前後控免瀝盡肝血　聖明看作例讓朝廷視以常事報蔑絲毫而榮　寵愈至罪積違傲而彈劾不及臣實愚昧莫省所以也至若春坊之選尤當致其審愼不可混取闒冗苟無其人寧虛厥官臣之空疎陋劣國人皆知若以之苟然充數豈不傳笑四方招譏後世哉今　殿下新冊　儲嗣恩所以輔翼者寧或疎略而所以如此者莫非臣之欺誣有以致之也據實論罪合置何辟臣自春末夏初

重添痰滯宿證委頓床席全不省事者首尾五十餘
日比幸僅尋生路神眩氣促尚不免日夕殗殜今始
力疾搆疏仰暴情實稽緩之罪又無所逃矣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削去臣職名仍 命有司勘臣罪狀
以重名器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辭進善疏 同月

伏以臣冒控危懇恭俟 嚴誅及承 聖批不惟譴
罰不加乃反溫諭懇惻十行諄諄有非臣之不肖所
敢承當者臣感戴 洪私糜粉曷報第竊自悼辭不
能以達意誠不足以格天所叨前後職名猶未蒙鐫

削矣臣即欲再瀝肝血仰于鈇鉞病裏殘喘無以抖
擻精神構疏未及成而馹 召繼至臣震駴踰越靡
所容措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噫臣資才駑下
志趣凡陋其於家學緒餘全無所得從前陳纍非敢
一毫矯飾而柰何 聖明不賜鑑諒乃以臣再從叔
故贊成臣煥箕庚申賡 命實追前徽責臣以復踵
盛事至以 先君以忠前人是似爲 教臣奉讀以
還益覺忝先忝大敗 君已甚只有感淚盈襟惶汗
浹背而已其何敢貪戀榮 寵抗顏冒進哉臣嘗觀
朱子封事其論輔皇儲以賈誼早諭教選左右之說

爲不可易之定論而深歎後世帝王之疎略於教子者賈誼所論選左右之法則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猶爲第二等矣然則其選擇之難愼責任之重大當何如耶今我　王世子睿質夙成知思漸開趁此受册之初宜盡輔導之方必得醇儒龐士懷抱道德者與之居處然後可以成涵養薰陶之功而如臣萬不近似者混廁遴簡之列濫叨招徠之命蚊蚋其可負山乎僬僥其可扛鼎乎臣竊恐　殿下貽燕之謀將不免朱子之所歎而微臣區區尚慮有不足言者矣臣積負逋慢之餘遽膺此尤所不敢當之　命則

行止顚錯受人嗤點務必爲清議之所不容而臣之所以不敢進身者類矣但爲是而懼也且臣痰癖宿病之外忽添腹浮新證氣息喘促若將就盡兼患痔漏比又陡劇少有動作肛脫血瀉以此病情雖非本分之如右所陳寧有一分強策趨朝之望乎情迫勢蹙敢以狗馬賤證枚舉仰瀆臣罪尤當萬死伏乞
聖慈曲加諒察亟收召旨並削臣臺職宮銜以重清
朝用人之法以遂溝壑守分之願千萬幸甚

辭職兼辭　內降官服汏疏 八月

伏以日吉辰良　冊儲之禮順成手舞足蹈祝　聖

之忱普切伏况我　王世子睿資天成令聞夙彰凡有秉彜之倫孰無利見之願而臣於此時猥忝宮寮林旣不稱病亦難強不能趨膺　恩命獲瞻縟儀仍參賀班粗伸微誠臣兢惶踧踖之餘竊不勝撫躬而自悼也臣頃以疾病危苦之狀呈單于本縣冀得轉聞遞職而極知猥越恭俟譴罰及承　回諭以調病上京爲敎夫病未赴　召使之調病而不許所辭者豈不以其人望才器有難輕舍而一時無妄之疾又可以易瘳也耶今臣庸陋之質鹵莽之學本無分寸之可取而積年沉痼之疾累朔添重精力消耗氣

息喘促復起爲人實無其望據實控免　新允至此
臣悶蹙之極不知所出噫雖在散班末官曠廢天工
尚有所不可況臣所叨臺職宮銜俱係莫重之任而
使之虛縻於床簀中以待無日之期則臣心隕越有
不暇言而朝體傷損啻復如何哉朝露遽驕棄　命
草野臣實懼焉伏乞　聖慈俯察微衷亟許鐫解俾
得安意待盡不勝幸甚抑臣又有萬萬惶縮者　冊
禮日內自　王大妃殿及　惠慶宮　嘉順宮各下
官服次表裏於春桂坊諸臣而臣亦濫與於　賜給
之列矣竊伏念　殿宮恩數所以推廣志喜之意以

辰於是日供職之宮寮則如臣逋慢之蹤顧何可混雜於其間哉臣反覆思惟不得其說則徒懷榮感踧情祇受有非小臣誠敬之道且臣跧伏草萊不敢屑命則節一田夫村氓而今遽受此人將謂何傷廉之譏可畏而不稱之災必至臣徊徨抑塞置身無地伏願 聖明曲諒賤臣初無可授之理終有必辭之義特賜財處毋駭聽聞則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也臣無任悚慄祈懇之至

辭工曹叅議疏 十二月

伏以臣於吏官之回附陳微悃而心魂懍悸擸訥之

辭額不能以達意臣踧踖之極歷日靡定忽又 教
旨纔降以臣爲工曹叅議者臣罙增震駴無地容措
臣聞爵以命德官以任能不知 殿下奚取於臣而
猥加陞秩之 異恩也臣一草萊之庸愚下品以言
其學則臨文多不通口讀以言其才則遇事全不解
頭緖始而盜名歟 君終焉違 命自遂執跡而論
罪宜伏斧鑕原情而推恕合蒙棄斥今乃超班躐階
坐叨名器夫所謂假眞售僞因退媒進如臣之謂也
明時擧措豈宜有是臣雖甚不肖一端廉恥猶未盡
泯則貪榮冒進上以累 朝政下以招物議誠有所

不忍爲也抑又臣夏秋重病餘症未祛少有勞動喘氣輒劇雖欲強策趨 朝其勢末由伏乞 聖明念名器之莫重察微情之難強亟收元降職秩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祭酒疏 癸酉六月

伏以臣於今月初二日伏奉前月二十七日 敎旨以臣爲成均館祭酒者臣聞 命惶恐措躬無地噫太學者敎化之本而祭酒者師儒之任其不可以苟授而冒受者比他職尤有別焉是以歷代之置是官皆極一時之望至於我 朝必擇其學明德尊者實

如程子之言於朝而其選益重矣今茲　除命何爲而遽及於臣身也臣之空疎陋劣最居人下記誦之習未聞乎君子粗俗之行不免爲鄉人纔盜虛名僥冒匪據乃至於斯其爲羞多士而累　淸朝有不可勝言者矣臣雖甚愚頑尚有廉恥則安得不內愧外靦寢驚夢愕也臣固知一日未解忝臣一日之罪二日未解忝臣二日之罪而顧臣痰癖癃疾遇暑增谻日夕殗殗無以自振荏苒數旬今始控籲臣心隕越益無涯謹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亟賜鐫削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乞收還加資之 命兼辭贊善疏 乙亥二月

伏以天佑 宗祊 聖候康復於累月愼攝之餘賀儀已擧慶誥載頒臣民忭祝八域惟均仍伏念臣僥冒國子之銜歲將再周而一疏控免未承 俞音仍遂泯默以至于今雖懷瀆 聽之懼難逭慢 命之誅且臣於諸臣嘗藥之日未能奔走承 候百僚呼嵩之班未能蹈舞伸忱草萊賤蹤其勢或然而揆以臣分稀地蔑如臣方欲自劾而未及陳章兢惕之極食息靡寧忽此夢寐之外 恩旨乃下陞臣一資兼有贊善新命而繼以駙名是臣有罪而逃刑罔功而

叨賞仰冀諧暇之 大度益覺措躬之無地也噫辨賢否以定上下紀綱政事之先務去闒冗以正左右輔養儲貳之要道朱子之告於其君者蓋如此而舍是無以爲國矣今以臣之庸愚懵陋濫蒙 殊寵叅往僉陞其爲損國體而虧朝綱者果何如哉夫贊善之職實爲 國朝宮寮之極選而必求一世道學之碩儒其責任之重遴簡之愼尤非誤及於妄庸者非其人而居是任則未見德性薰陶之益而反致譏護疎略之失臣雖欲貪戀 恩榮冒沒承膺誠有所不敢況臣罪戾方被重勘其何以抗顏趨朝也臣狗馬

之疾近益沉痼不離床席無望強策而臣之陳乞煩
不暇及此矣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收召旨將臣
職秩並加鐫削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以重名器以
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工曹參判疏 三月

伏以臣冒陳微懇祈免宮僚　誤恩疏奉及達　除
旨又降以臣爲工曹參判臣聞　命惝怳心神飛越
噫臣本以營下之資夙嬰膏肓之疾學無所成才無
可取久竊虛名屢辱　恩命在家爲忝祖之孫在國
爲欺　君之臣此不惟臣之所以自知者甚明凡人

之與臣相識而相愛者莫不謂然而愛其榮 寵之
踰濫矣今乃畀以教 胄之責擢置亞卿之列則負
山之蚊乘軒之鶴未足以喻其不似其駭聽聞而招
譏笑尤當如何哉臣揣量己分旣無望於進身而有
所裨益則屛蟄邱壑粗守廉恥庶不失乎奉塵刹報
佛恩之道矣況臣狗馬賤症年衰益篤私次動作不
免宛轉叫呼雖欲强策趨造筋力爲禮更何可得也
臣瞻望雲天罙切兢惶玆敢披瀝肝血仰瀆 宸嚴
伏乞 聖明特念 胄筵之不可混雜天工之不可
曠廢亟降指揮收臣職秩更選賢能千萬幸甚

進慰仍乞解職名疏 丙子正月

伏以邦運不幸奄遭 惠慶宮喪事臣民驚痛中外同情逮 先朝而仰 聖孝者在今日孰敢不哀日月遄邁 公除已過歲序隨改仰惟 聖上痛慕益復如新仍伏念臣所叨贊善之職其選擇之愼責任之重非臣庸陋所可一日僥冒者臣屢控危懇未蒙恩遞臣不惟煩瀆是懼情窮理極無以措辭泯默以竢違命之誅殆周一年而 聖慈尚加包容朝廷不舉彈劾臣罙增惶惑不知所出噫臣不肯賓狀前後章牘陳槩盡矣今不敢復汙 聖聰而臣疾病衰朽

精力消耗尋常酬酢例不免顚錯失序是又可以備
顧問於　胄筵勸講之列乎臣於見職萬不近似矣
但臣之自知國人亦莫不知之而許久虛縻於樵牧
之社競惕靡措求死不得此猶屬臣之私分也其所
以貽累於　聖政又有不可勝言者蓋臣聞有國之
急務無大於輔翼儲嗣輔儲之要道莫先於遴簡宮
僚今我　王世子衣尺漸長而德性未定俟養成就
時不可失苟非左右得人朝夕與處涵養薰陶何以
收效然則臣之廁跡僚員已爲舉措之乖當臣徇焉
之疚又無以強策孱　命而不許鐫改遷延日月使

胄敎踈緩朝綱解弛則其爲有識之所竊歎當復如何哉臣知其如此而且遲自臚則臣無所逃其罪矣至於國子之銜歷數古今未有空踈如臣而䩄然冒居重貽士林之羞者也玆敢席藁私次復此哀籲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賜罷斥仍命有司勘正其罪焉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辭大司憲疏 四月

伏以臣伏奉前月二十七日 敎旨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臣聞 命震駴若隕淵谷臣纔盜虛名濫叨誤恩館職宮銜莫非匪據而虛縻經年乞免不得臣

病伏殗殗之中日夕惶惕者不但微分之難安實爲
朝體之有損而春初承
批之後不能更瀝肝血期
以必遞泯默至今若固有之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不
惟幸逭　嚴誅乃復特蒙　恩除臣雖甚愚頑尚有
廉恥安得不內愧外靦寢驚夢愕也噫風憲之職實
主於上匡下糾振綱正俗其責任之重固非如臣陋
劣所敢冒膺況臣數誣遞慢妄被法府之所彈劾而
今反畀之以法府長官則在　朝政亦不免紕繆之
甚臣若徒懷榮感抗顏趨謝則其所以羞當世而貽
後譏者當如何哉且臣於向日猥廁輓章製述官

階下之列而草萊賤蹤不敢自比於在朝詞臣徊徨
踧踖務不得製進疎息俟譴久而靡措伏乞 聖明
俯垂洞察將臣新舊職名並加鐫削仍治臣違傲之
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職兼謝追榮 恩典疏 九月

伏以臣之僥冒匪據今幾月矣臣誠淺辭拙陳章乞
免未承 俞音而臣不惟不敢以賤陋姓名累瀆
天聽夏秋以來重添狗馬之疾入死出生尚不離床
席遂不能更竭微悃期蒙罷斥臣於殑殑中時有省
覺深懼棄 命於草野惶切撫躬而悼歎追噫授官

而任職擇人而責效雖在散班宂官莫不然今法府之長其任甚重是豈賤臣所可一日虛縻者哉至於宮察勸講尤不容曠闕臣之本分粗有可取久帶極選於樵牧之社初無實益於　顧問之數則所以招物議者固已不淺況臣萬不近似國人所共知者乎抑臣又有感泣惶汗不能自勝者迺者　貤贈之典實臣夢寐之外榮極一身　恩侈三世闔門慶幸閭里聳動顧臣不肖無狀何以得此於我　聖慈耶臣以早孤餘生祇奉華誥有懷私心雖糜身粉骨豈足以報答　隆渥之萬一而臣才識空疎無可展布則只

有屛伏邱壑歌頌浚齒而已臣力疾構疏辭不違意

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將臣所帶本兼諸職並加鐫

削俾得安意待盡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辭大司憲及加資新 命疏 丁丑四月

伏以 春宮入學縟儀已畢而溫文夙就令聞益彰

宗社之慶孰莫大臣民之頌祝罙切仍伏念臣於前

冬祇承疏 批臺職纔遞而曾未數旬旋叨

館銜宮僚兼帶如前臣是何人榮 寵此極臣卽復

控訴期蒙鐫改然後 聖恩不至久誤微分可以粗

安而狗馬賤疾積月沉淹喘眩之苦逢春轉劇無以

抖擻精神構成文字只自泯默縮伏恭俟譴罰忽伏
奉吏曹降到告身一度奉 傳旨加臣一資者臣慚
惶驚惑益無所容措噫憲府之糾察講院之輔翼俱
係重任而非 清朝之所可一日曠闕至於師儒之
責又豈是畀之匪人者而臣以至庸極陋之資許久
僥冒於樵牧之社既不敢冒昧而趨膺又未能號籲
而乞免據實論罪斧鑕猶輕而草野逋慢之蹤乃與
在朝奔走諸臣同被頒慶 恩例是豈臣夢寐之所
到哉臣實愚昧反覆以求而不得其說則罔功之賞
不惟賤臣之所不當得抑亦 聖朝之所不當施者

也茲敢冒死自臚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垂洞
察亟降指揮還收臣加資之 命仍削所帶本兼諸
職而治其違傲之罪焉

辭職兼辭周恤之命疏 十二月

伏以臣秋末辭職祇承 批旨都憲之移承宣而特
蒙 恩遞兼帶之未鐫改而仍加敦勉俱係異數雖
以臣之於在朝宿德尚有所逡巡不敢當者況草萊
屛伏之賤臣乎臣且感且悚不能定情而期月之間
復畀前職則其爲惶懸尤當如何臣心魂飛越疾病
沉困告身之降到已逾累旬尚未得衰顏而乞免慢

命之罪萬殞難贖噫臣之庸陋最出人下使得以科第進身久備任使其於見職誠不足以擬議今乃濫名僥冒不敢趨膺而朝廷不住攙援 聖明不加諒察首尾兩歲纔遞旋除殆若有不可已者而淸朝匡君正俗之重任遂至於許久曠廢臣踟躇靡措直欲循牆而不可得也若夫輔養 儲貳惟在左右得正臣之所學粗有可取狗馬賤疾奄成廢人況其空疎譾劣無足短長而虛縻宮銜久損朝體臣內愧私分外懼公議不敢斯須自安而亦恐 殿下之敎 胄將不免於朱子所謂疎略矣伏乞特降指揮刊削臣

厥叨本兼諸職以僭公私不勝辛甚臣治疏之際因
道臣行關本縣伏聞有周恤之 命臣感隕靡極而
繼又得邸報知臣貧窘之狀爲臺臣所仰陳矣臣拙
於謀生且値歉歲固不免於艱食啖得菜根自是常
分而亦不至於不能出門戶瑣屑之私至煩 天聽
是豈臣夢寐之所到且臣平生一介遊食之氓眞所
謂天地間一蠹而視彼服田者之終身苦而不免兇
亾寔爲可矜抑有間矣猥軫 聖念偏霑 厚澤竊
恐非 聖政之所宜而臣亦安得無福過之災也伏
願亟賜反汗俾安溝壑之分焉

辭 東宮嘉禮後 賞典仍辭贊善疏 己卯十一月

伏以 春宮嘉禮日吉順成中外胥慶大小同情仍伏念臣虛縻職名累閱時序一疏乞免未克申籲慢命之罪宜被嚴誅而特蒙 包容乃獲 恩遞臣感戴之餘罙增蹙蹐忽於夢寐之外 嘉禮後志喜之寵典濫及於臣臣心之驚惶隕越尤當如何臣以草萊賤蹤固有所不敢祇受者且臣之庸陋萬不近似於宮僚極選而僥冒之久至於多年既不敢趨膺又不能力辭徒致重任之曠闕莫效微勞於輔導而凡有吉慶之禮例沾匪頒之 澤是臣有罪而逃刑罔

功而叨賞不惟臣身之受人嗤點無地自容亦恐
聖朝刑賞之失非所以垂法於後也玆敢冒陳危衷
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將臣所帶宮銜
亟加鐫削仍 命收還 恩額而治其罪焉

別諭後辭職疏乙酉六月

伏以臣添病欲死朝不謀夕者已累朔而惟以職名
之蒙遞粗得安心於床席忽於夢寐之外 除旨復
降馹 召撥至此殆臣命卒之秋也臣心魂憯悸神
識昏迷無以自力治疏遂將危迫之衷敢因縣道轉
聞屑越之誅實所難逭不意 溫諭特下辭複懇惻

有出尋常臣伏讀感泣繼以慚悚自不覺五內之失
守也噫臣前後陳纂固已殫竭無餘而庶幾　聖明
之俯燭矣其庸愚空疎寧有一毫所得於家學緒餘
而可以廁跡於明時搢紳之列者哉柰何　誤恩之
加愈往愈隆至以法府長官縻之於樵牧之社而纔
遞旋仍不恤其瘝曠至於兼帶之宮銜館職其所關
之緊且重又豈是畀之匪人者而首尾幾年一直不
許辭免俾作虛設之窠清朝綜核之政豈容有是臣
誠惶惑不知所出而每奉　聖諭輒以先正之孫而
責勉切至是豈臣之不肖所可堪者若夫太息於草

野之教　聖明不以臣無聞無知而諭之及此惻怛
之　聖意溢於辭表臣奉以三復無以爲心愛君憂
國秉彝所同況臣受　恩罔極如可稗益糜身粉骨
非臣之所敢惜也臣反而求之實無寸長則息欲進
身適足以玷名器累　聖簡而已狗馬之疾又已成
廢人私居戶庭之間不能任意起動則縱使強策而
幸免死於道路一登　文石瞻望　清光勢有所不
可得者臣涯分病情苟不至於如是則務爲矯飾圖
便已私臣雖無狀亦安忍爲此哉伏乞　聖慈俯垂
矜察將臣本兼諸職並加鐫削俾得免棄　命於草

野而負罪於泉壤千萬幸甚

敦諭後辭職疏 丙戌二月

伏以臣冒呈病單冀解職名危迫之情實由於萬不獲已而誠意淺薄未蒙　鑑諒謬名之勤至遣史官而敦勉之隆有出尋常苟非臣之無狀不足以見信於　君父瀝血哀籲何至徒歸矯飾臣祇　命慚悚直欲逃化而不可得也噫臣之濫叨匪據久致瘝曠者前後凡幾度而尚逭刑章復誤　寵渥臣莫省所以彌增震灼臣聞爲國之務莫先於廣開言路莫重於輔導儲嗣今　殿下以國事多艱憂虞溢目爲敎

而乃以憲府長任宮僚極選縻之於庸儒空疎之賤
臣其爲擧措之失當果如何哉臣昏愚無比而自知
則明此所以寧犯逋慢而不敢膺　命者也執跡而
論罪斧鑕猶輕　聖明之特賜包容以至于今豈不
以原其情則可恕耶柰何　誤恩之橫加愈往而愈
不已殆若優賢之禮有不得不然者也臣跧伏草野
長帶華銜進無以圖報退不得安分每念歎　君忝
先只自跼顏汗衣殊不知生世之爲樂矣夫以臣再
從叔文敬公臣樊巽之賢嘗以無所得於家學緒餘
爲辭巽之端則臣是何人而其敢聞趾美光前之

聖諭哉抑又念人臣進退之節先須量分而今臣狗馬之疾已成廢人雖欲冒進勢亦末由則本分之如何有不須言者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鐫削臣本兼諸職俾得安意待盡千萬幸甚

因宰臣尹命烈相臣沈象奎疏劄待罪疏 十二月

伏以臣職名未解而歲序將適矣春間一次陳乞以後臣不敢以賤陋姓名復瀆 宸聽仍遂泯默俟罪而危迫之衷無與告訴日夕煎熬直欲溘然無知而已臣比日得見宰臣相臣疏劄而於鰲村書一案之云又不覺驚汗透衣毛竪[illegible]蓋所謂鰲村即是臣

所居里名而書郎是擬與臣者横被誣衊自古何限

而亦豈有如臣今日所遭者哉噫州郡沿革有國之

常典其可否得失自非草野賤儒所可與知者而向

者松豐合並之後乃有申穪事矣臣病蟄窮巷固未

聞其疏語之如何而只謂其越分妄作獲罪固然爰

知其間復有怪鬼一書亦欲藉口於臣者耶其書辭

意臣實未得其詳而其欲送而終不送者又未知其

何意也臣百無肖似而盜名竊　寵致有此無前駭

愕而至登於顯著章奏臣極知罪大無容自辨即當

歸身司敗以竢斧鉞而狗馬之疾久已阽危只席藁

私決冒死哀籲伏乞　聖明俯垂鑑燭先削臣職名仍治臣罪狀焉抑臣待勘之中又有所萬萬稱冤者臣之子欽成筮仕未幾幸會陞六以渠癡騃蹤分已甚而乃者勿拘副該差遣守令之　命復下於意外臣是何人而大臣　筵白至援前例乎貽累　聖政將招後議臣心愼越不可涯涘亟寢　成命俾安微分竊不勝冀願臣無任危懼悚慄之至

元孫誕降後進賀仍乞解兼帶諸職書　丁亥七月

伏以皇天眷佑　元孫誕降慶溢　宗祊歡洽　殿宮彌諸所到蹈舞惟均臣衰癃殘喘床席奄奄而猶

孝友既無疆之休則區區攢祝北望馳誠尤有倍從
於常情者矣仍伏念臣於　邸下聽政之後以公則
當伸慶忭之忱以私則當乞兼銜之解臣夙嬰奇疾
隨衰轉痼而比年以來更添風痰之證全失精神僅
存形殼雖其少安之時猶是憒瞀之日數行構疏不
能自力因循泯默時序累易其所以虧臣分而壞朝
綱者罪實不容誅矣苟非特蒙　寬假何以偃息至
今臣感戴　洪私益不知措躬之所也噫我　邸下
睿質天成令聞夙彰而未滿弱冠之年遽膺代勞之
命責任之重安若不能無動心者而克念克敬夙夜

匪懈政令施措之間罔或有違羣情翕然愛戴彌切
我　聖上所以嘉悅之者於是乎可以仰揣而　邸
下之所以爲孝未有過於是者矣然　邸下之心寧
或以是而自足哉必須益懋　睿學益進　睿德所
知所行各臻其極然後可以躋治於唐虞有光于
祖宗而所以懋學進德之要朱子之告於其君者詳
且盡矣　命取其奏箚諸篇之最切於今日受用者
而進講於　書筵深究而實體之則其收效也當如
何哉向在春間臣得元初　下令于春坊者而伏讀
之其惻怛之意勤勵之志實三代以後所未聞者四

方傳誦欽仰聳動夫如是則勸講之官所當極其遴揀而如臣空疎老病許久虛縻者宜蒙首先罷斥瓜聽累月寥寥無聞臣誠愚昧莫省所以也豈 邸下以臣久誤 大朝恩禮故不欲遽棄之而姑待其自列耶然則臣之尚遲陳乞尤無所逃罪矣茲敢力疾悉畧微衷伏願 睿明俯垂洞察先削臣兼帶諸職仍 命有司勘臣罪狀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鹿皮 額賜書 八月

伏以 徽號誕進 睿孝深光中外歡忭大小同情

伏念臣冒死陳章乞蒙罷斥縮伏床席日夕俟 命

不意兹者道臣行關本縣來致鹿皮一令　賜給者臣固知匪頒之　恩曲於大慶後志喜臣區區欣頌之忱始焉若將祇受旋覺不勝惶惑噫凡上之所以賜之於下下之所以受之於上無論物之輕重厚薄惟視義之當否而已臣是何人而今日賞典遽及於臣身也夫賞之者所以酬勞也臣自以草萊賤蹤初無勞之可言者則臣雖欲冒沒膺受其如人之嗤點何臣固嘗有所辭不獲命於　大朝寵錫者而深愧慚悚不能自已每一念至輒覺汗衣臣實樸愚言非矯飾伏乞　睿明俯垂諒察亟降指揮還收所頒於

臣著俾臣得保一端廉恥於將死之日不勝大願

乞還收月送米肉之 令書 己丑七月

伏以臣衰癃殘骸仍値盛炎日夕殑殑鬼事迫近所帶兼銜尚未鐫解顧未能自力陳乞將不免負罪泉下撫躬踧踖靡所容措茲因度支行關伏知有逐朔優送米肉之 恩命臣之揆分隕越尤當如何臣計拙治生貧餒到老草萊殘品固其常分惟我 邸下特軫睿念惠養之典有此濫及臣感激 洪私湧自賈之竊念臣盜名欺 君違 命自遂自始迄今卽一三十餘年逋慢之蹤無善可紀有罪難赦自知甚

明恒懷兢惕今於此雖欲冒瀆拜領祇承　慈卹之
德意內愧私心外懼物議誠有所不敢者矣又況
令旨中辭意隆非如臣庸陋所敢聞者耶噫優老惠
養賢是美典而施之失當反為繆敎未知　邸下奚
取於臣而加之以非常之寵禮乃至於是也所以駭
聽聆而招後譏者不但為微臣不敢安之私而已也
玆敢冒瀆　崇嚴不避鈇鉞伏乞　睿明俯察微情
亟賜反汗收命罷遞臣兼帶諸職而永為刊名於朝
籍俾殘疾殘喘得以安意待盡不勝大願

剛齋先生集卷之一

剛齋先生集卷之二目錄

疏

辭 王世孫開講後召命疏

純宗大王昇遐後進慰疏

因山後進慰兼勉進 聖學疏

敦諭後待罪疏

辭刑曹判書疏

純宗大王大祥後進慰疏

擬請過齋金先生 贈爵諡疏

書啓

史官承膺祚傳諭後書啓

史官趙璞遠傳諭後書啓

史官全國憲傳諭後書啓

史官徐有贊傳諭後書啓

史官李冀禎傳諭後書達

史官金鉉復傳諭後書達

史官卓雲翰傳諭後書達

史官崔致常傳諭後書啓

史官金熙迪傳諭後書啓

史官金致坤傳諭後書啓

獻議

經筵繼講冊子議

純宗大王世室議

剛齋先生集卷之二

疏

辭大司憲兼辭米肉書 己丑七月

伏以臣久已添病待盡床席每念榮　寵踰分涓埃莫效撫躬慚歎寧欲速化而尤以兼銜之未解淺懼負罪於泉下不意玆者復叨憲職　名旨降到臣心神飛越危喘益促噫臣之前後陳暴未蒙　鑑諒尚在仕籍又辱　寵命辭不能以達意誠不足以格天無往而非臣之罪也臣之不得進身實惟涯分病情二者而今則狗馬之症精力都消形殼僅存雖欲

強策誠沒柰何本分之如何又不暇更事仰瀆聰聖
雲天但有涕淚而已伏乞 睿慈俯察微情亟遞臣
本兼諸職俾得以安意畢命千萬幸甚抑臣又有感
恩靡極而揆分增惕者臣祇受 惠養之典得免顚
頓之憂而竊意逐朔之 旨當指秋熟之期秋已熟
矣而自本縣復有所致臣不勝惶恐敢將危悃呈單
本縣冀以轉 聞極知猥越縮伏竢譴及承 回諭
不惟不罪乃有安心領受之敎夫如是則殆所謂常
繼者也邇慢之小臣而叨此曠絶之 異數則所以
傳笑招譏者當如何哉玆敢並以控籲乞蒙 財處

臣無任隕越戰汗之至

辭 世孫師仍乞收米肉書 庚寅二月

伏以我 元孫宮岐嶷天成冊禮將行此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臣民頌祝中外同情顧臣狗馬之疾床席踰年而奄延殘喘及見大慶區區蘂祈之忱尤當如何哉第竊念臣庸愚空疎百不猶人臣得講書院書吏送示文蹟則臣之姓名猥廁宮僚之列而最居不敢當之地矣臣惶駭隕越直欲鑽地而入也噫舉冊禮而選左右則雖在末班下僚固容極其遴揀况師之責任甚重且大以保傅傅之所論則取於

孝弟博聞有道術者猶爲下一等設臣是何人敢與
玆選昔宋臣之辭官僚者有曰寧虛厥官毋言誠有
理不得其人而苟充其位則薰陶德性無以責效而
玷辱名器反爲駭聽豈不虛之之爲愈哉臣於前後
除命不敢趨膺者實以自知之甚明而冥升不已久
爲人之所嗤點今又被擢於敎諭之任適足以羞當
世而貽後譏淸朝舉措豈容如是 邸下所以調護
元孫者將不免於朱子所謂疎略而莫非臣盜名欺
君有以致之也臣內愧外靦寢驚夢愕求死不得茲
敢瀝血哀籲仰干鈇鉞伏願 睿明俯垂洞察亟收

新命永刊仕籍更選贊德以重邦禮千萬幸甚抑臣更有萬萬惶縮者米肉之　恩實非草野逋慢之臣所當得逐朔之　命迄未還寢本縣輸送歲改不撤夫如是則殆所謂常繼者也此臣之所以徊徨蹙踖不敢更受者而道臣以　聞至令地方官宣諭臣衆增迫隘不知所出而歲首有例之　敎又並臣之所敢聞也臣與其畏威泯默而重誤　恩禮無寧瀝誠陳乞而不避誅罰輒忘猥屑敢控危懇病心昏塞言不能倫脊倫叅　睿慈曲加矜諒特賜財處臣庶可粗保廉恥安意歸盡臣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王世子薨後進慰疏 六月

伏以數結　貳極歘撤四重臣民痛寃大小同情時
日苒荏　癸除奄過仰惟　聖懷疚傷尤當如何嗚
呼人君遭慽自古何限而情地之酷孰有如我　殿
下今日者臣欲進寬譬之言而顧無以爲辭則臣只
恨老而不死忍當此不忍當之境界也彼蒼者天胡
寧忍此止慈之情自不覺過哀伏願　聖明深加節
抑毋損天和上以慰　宗社之靈下以副臣民之望
千萬泣祝臣猥以庸愚厚叨　恩禮而草萊賤蹤沉
淹牀席末由奔赴　闕下伸哀於外班之末而仍黍

悲疚中　聖候之如何義分虧矣罪戾大矣有臣如
此生不如死臣有萬萬隘蹙之微情不得不冒死陳
乞者而不敢仰瀆於此時待盡殘喘只自瞻望涓褋
而已跼蹐靡措而已臣於成服後拜疏到政院以違
格且有誤書字還爲下送臣謹改書以待　公除封
進而不書年號是政院回示違格中一事竊念臣自
始有疏事以來已然而至今三十餘年曾不以違格
退之則　朝家所以處之者夫豈無所以哉政院之
今忽以是爲言臣有所不敢知者而臣若因以書之
則甚無謂茲敢依前不書而見退之餘第切縮縮臣

至昧朝體又失於審愼疏本往還自多日子而陳慰不免稽緩臣益不勝哀隕惶惕之至

孝明世子襄禮後進慰仍辭職名及米肉疏 八月

伏以日月遄邁 孝明世子襄禮奄過虞卒已畢臣民痛罔於是益切臣粤自 代理之初濫叨 恩禮絲毫莫報遽爾奉 諱號隕靡逮狗馬賤疾方在苑域自經成服後縣門數十里竟不能赴參哭班於殿位之庭義分虧矣情禮闕矣臣一息未泯之前無非含痛負罪之日而每念 王室之孤危 聖體之疚損益無以為心也臣比又伏聞 殯宮火變雖屬

旣往心驚骨顫不能定情而尤不忍仰想伊日之
聖懷臣瞻望哀泣直欲籲天而不可得第竊伏惟我
殿下必當以　宗社爲念抑情觀理不至爲過中之
悲臣不勝千萬泣祝之至嗚乎今日岌嶪之國勢憂
虞之人情實往牒之所罕覯所以維持鎭定之者
聖躬自護之外莫急於保養　世孫而所以保養之
道又在於愼簡宮僚向於定位號選左右乃以呈置
之僚員之首擧措之失於綜核豈不爲有識之所憂
歎顧臣不能力辭於　小朝而仍遭禍變至今虛糜
於草萊病蟄之中是則臣之罪也臣之妄庸本無可

取已悉於前後章牘今不須更陳而臣所患風痰之祟久已成痼全失精神昨今年來長委牀席家間酬應指東而言西戶內動作欲起而還仆以此貌樣固無望於強策羸 命雖使羸 命又可以苟充於莫重之任耶臣雖無狀秉彝猶存又況受 國厚恩當此國事罔極之日矯情飾辭以圖自便豈其所忍爲也哉伏願 聖明特垂鑑諒亟遞臣所帶職名而更選賢德千萬幸甚抑臣又有且悲且悚罔知攸措不得不仰首哀籲者臣草野逋慢無足有無而猥叨小朝惠養之典臣辭不獲 命逐朔米肉奄及周年

臣感 恩刻骨之外彌切揆分汗衣不意道臣乃以
今六月朔之不敢受馳 聞而有更爲輸送之 命
矣嗚呼提及 小朝政令當不免貽憾而緣一微臣
有所仰瀆臣掩泣惶惕措躬無地臣固拙於謀生而
前所祇受尚有餘饒仍値秋事登熟更無艱食之憂
而屑越是懼不敢乞免則不但自喪廉恥所以累
朝政者亦大矣乃玆拚死不避鈇鉞倘蒙 聖慈俯
察微情更賜裁處則臣庶幾微分獲安死且無憾焉
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未赴 名命待罪疏 九月

伏以日吉辰良　王世孫冊禮順成民心有繫邦基
永鞏中外歡忭大小同情仰惟我　聖上嘉悅慶孝
於大慽之餘者尤當如何臣遷遁竢罪之中自不勝
鰲抃之忱仍伏念臣於向日拜章未徹遽被　諭旨
惶隕震駭心神飛越附奏於史官之蹟者不能達意
而尚冀　體諒之恩於疏批之下及奉　批旨乃以
臣爲巽謙如故無意上來而仍有餙席而竢之　教
臣伏讀悚汗繼以感泣而竊自悼淺薄之誠不足以
格　天也噫庸愚如臣而厚叨榮　寵古所未聞臣
之前後自列非敢一毫矯餙在今日而圖便己私其

可曰秉彝中物耶冒沒齊 命粗伸義分仍參盛禮
獲聽 膚質實臣至願而狗馬之疾久淹床席苟欲
強策趨造必至顚踣道路縱不自愛其死其柰貽累
聖化此臣所以欲進身而末由者也伏願 聖明俯
垂洞察命削臣新舊職名仍治逋慢之罪以肅朝綱
千萬幸甚

辭 王世孫冊禮後豹皮 須賜疏 十月

伏以臣陳章自臚方竢嚴勘忽此夢寐之外伏奉豹
皮 賜給有旨仍知 冊禮時復叨宮銜矣臣惶隕
震灼不知所由臣之萬不近似於見職不須更瀆於

今日而今日宮僚之選固宜倍加審愼以責實效今乃混取如臣空疎癃廢者使之虛縻於草野牀簀之中淸朝擧措豈容如是且臣既被 召命而不能進身原其情而或有可恕執其跡則實難逃罪不惟譴罰不加乃反 恩例遽及臣誠愚昧不識知其何說也罔功之賞固非治世之所宜有又況逋慢不但罔功而已者耶有識之竊議臣實懼焉玆敢悉彙危衷仰干鈇鉞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削臣職名更擇其人選收濫賞以重朝體千萬幸甚

孝明世子常事後進慰疏 辛卯五月

伏以日月遄邁 文祐廟練事奄過臣民痛寃普切
如新仰惟 聖上止慈情事當復如何臣重誤 恩
禮無地圖報而狗馬之疾久在死域除服哭班乃不
能趁參於縣㢊陳慰短章亦未免遷就於累日情禮
闕矣義分虧矣號霣惶惕直欲卽地溘然而不可得
也仍伏念我 王世孫睿質天成令聞夙彰八域延
頸愛戴深淺及時輔導所不可緩而左右正人乃其
先務臣之宮銜尚未鐫解是奚但爲臣之所揆分悶
蹙而已者哉臣瀝血陳乞未獲 鑑諒衰暮貞疾未
由趨造因循荏苒虛縻至今 聖朝輔儲致有蘇略

之失臣雖甚冥頑猶是秉彝中物顧其心豈欲如是論其跡則難逭嚴誅玆敢冒死自列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削臣所帶職名仍 命有司治其罪焉又竊念臣叨 恩米肉歲已再周矣無常職而賜於上者孟子以爲不恭況通慢小臣而坐耗公廩乎臣瀆冒是懼自前冬以來一向泯默祇受臣內懷慚悚外受嗤點對案輒覺汗衣逢人無以擧顏而今將朝夕就木倘蒙 聖慈曲加矜憐特 命停輟則臣庶免負罪抱羞於泉下矣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大司憲疏 十二月

伏以臣三載床席一息僅存而負罪叨 恩愜切懍
惕不意玆者憲長 名旨又忽降到臣罙增震越不
知所以處名之浮實雖古亦有空疏庸愚臣無與比
臣前後陳籲未蒙 鑑諒揆分隘蹙寧有涯極狗馬
之疾未由蠢動既不能呈身 闕下自露瀝懇又不
能冒死力辭期蒙罷斥臣之始終無非罪也而秉彝
之天無間賢愚愛君一念臣豈獨無一覲 耿光粗
伸義分是臣之所結轖于中者而殗殗殘喘要添寒
疾見方朝暮待盡則自知至願竟莫能遂矣跼蹐靡
措之外竊不勝撫躬而悼歎也玆敢不避鈇鉞忍死

哀籲倘蒙 聖慈特垂矜憐將臣本兼諸職並 賜
鐫免臣庶得安意歸盡抑又念臣濫叨米肉之 恩
乞免不得歲已再周而有餘矣顧此 恩賚盡出於
慈恤老臣之饑歲貪餕而貯今年來秋事稍登臣之
艱食自不至於顑頷臣徒懷煩屑之懼至今泯默祇
受臣之忘廉沒恥受人嗤點固不足言而施之失當
亦恐不免招竊議也臣未效涓埃之報而反致綜核
之累極知罪大眾尤不得臣比又得見邸報臣之子
鍛成因大臣 筵白猥蒙稍近邑作窠差送之 命
矣臣是何人叨獲僭命之誅而乃誤待賢之禮耶不

惟臣心惶惑震灼所以損紀綱而駭瞻聆者大矣且臣之于才謝無以逮人則雖得循例牽復猶爲匪分又況 特恩豈其所堪臣且悚且憂不能定情臣實樸愚言不矯飾伏願 殿下洞察微情停撤米肉之恩還收除邑之 命以尊朝體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 王世孫開講後 召命疏 壬辰閏九月

伏以臣於史官之歸有所附奏而病裏驚惶拙訥之辭不能倫脊臣蹤踏僨越歷日靡定噫臣之盜名竊寵已逾三千年而空疎鶩劣實無與比前後所叨恩名何等勤懇而臣內愧私分外懼公議一切不敢

爲趨蹌計粤自壬午以來臣所患痰癖之證轉爲風痺之漸無年不經兆域筋力消耗精神昏塞言語倒多顚錯動作不能任意雖欲嚴畏義分冒沒進身亦有所不可得者矣竊伏念我　春宮邸下衣尺漸長知思方開輔養敎導此正其時又况涓吉開講入域延頸左右之選正宜極其審愼以資薰陶之益以副顒望之情臣病伏窮閻朝暮待盡豈有餘念可以及他只是根於秉彝者猶未盡泯區區愛戴之忱自不能不耿耿於朝廷舉措之如何夫何招徠之命乃及於庸陋病廢之臣身也臣伏讀　聖諭有曰蒙養之

方正須如卿宿德又曰卿以先正之孫追先正之事正在於今日嗚呼　日月之明而猶有遺照有如是耆耶臣益知欺誣之罪萬殞難贖而忝先之愧亦不覺汗透衣也臣之積負逋慢譴罰是竢者不過涯分病情二者而今病情已在十分地頭則本分之如何又有不須論者茲敢披瀝肝血冒死悉暴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收　名命更選賢德俾臨死微臣得免負罪於泉壤輔　儲重事毋招竊議於疎略千萬幸甚臣強病治疏之際道臣行關本縣來致　須賜鹿皮一令臣深增惶惑精爽飛越臣猥叨　收召於

開講之後而乃與奔走諸臣混被賞典則豈不無所
當而爲綜核之累耶臣之不敢祗受不但爲自喪其
廉恥也亟玆仰瀆冀蒙 財察處分屛越之誅實所
甘心臣無任悚慄祈懇之至

純宗大王昇遐後進慰疏 甲午十一月

伏以皇天降割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率土哀慟大
小同情伏惟 聖孝純篤攀號罔極帝王家沖齡正
創自古有之若仍乎兩世而又値國勢之岌業未聞
如今日者矣彼蒼者天胡寧忍此俯仰痛寃心神飛
越竊願 聖上念 宗社付托之重體 慈殿憂慮

之意節哀從禮淺自愼護不勝千萬仍伏念臣久叨
恩禮未效涓埃遽奉 諱音永失瞻望床席殘喘無
以自力縣庭數十里伸哀於哭班亦不能如例只得
拚死一赴於成服日有臣如此生不如死玆敢自列
仰瀆於 諒闇之中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治臣爲
臣無狀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焉

因山後進慰兼勉進 聖學疏 乙未五月

伏以日月易邁 大行大王因山奄過虞卒已畢攀
號莫及率土惟均况我 殿下聖孝出天孺慕罔切
瞻想 倚廬無辭可譬第惟帝王之孝繼述爲大

哀疚之中付畀至重竊願　節哀從禮上以體　兩
殿惟憂之念下以答臣民顒祝之望焉仍伏念臣猥
以庸陋久誤　恩禮而跡蟄草萊病在骨髓既罔效
入臨之禮久未遂陳慰之班命寄床席痛結穹壤有
臣如此生不如死孤負罪大誅罰是俟乃者夢寐之
外復叨憲長　除命告身降到臣誠惶惑不知所出
而其爲紕繆於始初清明之政又當如何哉茲敢冒
死自臚而臣本分之不稱於是任有不暇仰煩於
嚴廬之下者矣伏乞　聖明俯察微情亟賜鐫削仍
命有司治臣之罪以爲爲臣無狀者之戒臣於待勘

之中何敢有所陳達而愛 君之忱根於秉彝則亦
安得終默嗚呼我 殿下方在冲弱之齡而遽膺艱
大之投目今急務宜莫先於保護 聖躬將就聖學
而苟欲保護而將就臣之愚昧竊以爲未有切於進
講小學一書小而服食起居之節具於是大而修齊
治平之道本於是所以充完血氣涵養德性皆不可
捨是而他求矣且是書所引夫孰非要切者而若九
容九思敬務急義勝慾等諸條尤是服膺而不可須
臾忘者也願 殿下從事於此念釋在玆至於朱子
所謂隆師親友之道在人主則惟在於左右輔弼之

臣燮頓　殿下敬禮大臣親近正士以盡薰陶着益之方焉恭惟　殿下睿智天成踐阼之初令聞已彰苟能將此　美質用此實工下學而上達由近而及遠則他日成效將見德配堯舜而治侔殷周矣豈不於休盛哉臣殘喘奄奄語不能倫脊而此實鳴鳥哀聲伏乞　聖明俯垂採聽勿以人廢言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敦諭後待罪疏 乙未十一月

伏以臣頃於史官之回雖有附奏而病裏惶懍語不能倫脊更竭微悃冀蒙　鑑諒所不敢緩者而神昏

氣短無以自力泯默煎熬遽遂一旬臣踽踽靡措求
死不得噫臣虛名上敭 謬恩猥及奄歷 三朝垂
四十年前後控籲徒歸飾讓其所僥冒乃至崇品庸
陋如臣空疎如臣而濫叨如是求之古今實所未聞
其爲貽累於絲核果如何哉臣之不敢爲進身計者
固出於自知甚明自量甚熟而臣夙嬰奇疾隨衰轉
劇雖欲冒沒一肅粗伸義分勢亦末由積負逋慢而
日迫西山矣今玆陞秩之 命尤豈臣夢寐所到而
伏讀 聖諭罔非臣所不敢聞者臣之悚恧震灼復
何涯涘至於國勢孤危若無止泊之 教雖以臣昏

愚亦不勝凜然綿毫裨益非臣所可擬議復誤 恩
禮於此時而掩過時日又是臣添罪之大端至卽竭
蹶趨造呈身 闕下以竢 親見其不肖而斥退臣
待盡床蓐蠢動無路則只有瞻望涕泣縮伏隕越而
已將死之言非敢矯飾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寢
新命將臣職名亟加鐫削而治其罪以重名器以勵
臣分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刑曹判書疏 丙申正月

伏以隙駟其奔歲籥又改伏惟 聖孝純篤哀慕如
新臣於客臘冒死乞寢升秩 新命疏未及達 除

旨又降以臣爲刑曹判書臣聞 命惶惑不知所出控籲之稽緩臣實有罪而狗馬之疾間益添苦殆沒省覺數行辭疏不能致息今玆披瀝又未免遷就而歲換有日於是乎臣益無所逃罪矣臣雖甚冥頑亦不至如木石之全無知覺則一褫未泯之前其踧踖懍慄何以得斯須已也竊伏念爲政之要最在於用人國家之理亂生民之休戚莫不係是其可不審愼乎臣至庸極陋百不猶人雖使備數於庶僚末班猶非爲官擇人之意況秋官之長是何等重任而乃以糜之於萬不近似之臣身耶臣身之受人嗤點固不

足言其累　聖聞貽後議者所關甚大則朝廷之上
安有矯正之論而乃聽累日寥寥無聞臣誠愚昧莫
曉其故也臣强病治疏之際祗承前疏　批旨不惟
不　賜允許反覆諄諄轉益隆摯而至於何若是涗
澣之　敎又知號隕之危悃徒歸於矯飾矣臣伏讀
抑塞心神飛越臣苟有分寸之長可以自效者則當
此國勢岌嶪之日飾讓以圖自便臣亦彝性中物寧
忍爲是以臣本分固已如斯而阽危殘喘莫保朝夕
則其所以未由進身要不暇及於本分之如何靡羹
私次遷機之誅是俟而已玆敢自臚不避鈇鉞倘蒙

聖慈曲加矜諒亟賜鐫遞並𠛬館銜兼帶則臣庶得
安意就盡矣臣無任瞻望涕泣悚慄祈懇之至

純宗大王大祥後進慰疏 十一月

伏以日月迅駛 先大王祥事奄過臣民號慕益復
罔極仰惟 聖孝純篤廓然靡逮之痛尤何以自抑
況復 兩殿疚懷哀痛若初以 殿下色養之誠又
將何辭仰譬耶區區犬馬之情只有瞻望掩泣而已
臣宿病添劇累月床席膈上一縷莫保朝夕今於終
制之日奔赴 闕外之班固非可論而縣門數十里
亦不得伸哀於 殿位之庭揆以義分萬殞猶輕且

臣簡職兼銜尚未鐫解久闕陳乞視若固有雖緣病
情無以自力逋慢之誅在所難逭玆敢並以自臚伏
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命有司勘臣罪狀以勵臣分
仍削職名俾得安意就盡千萬幸甚

擬請過齋金先生 贈爵諡疏 庚午○代湖西儒生作

伏以崇儒重道有國之先務發潛闡幽人君之大德
恭惟我 朝受命治教大明名賢代出道學相傳考
諸前史惟宋可比而 朝家崇報褒寵之典蓋自歷
配聖廡宣額院祠以至于贈爵賜諡各隨其人靡有
不舉此 列聖所以振士氣敦儒化而壽 國脈於

無窮者也於不休哉臣等竊伏念昔在　先朝故持平臣金正默以碩德宏儒方膺旌招而遭家國不幸之會有亂賊近凶之變其辭疏之　批有曰予之必欲致爾于朝者誠也誠之所到庶幾相感又曰世道淪溺天彝斁塞不意文元之後生凶孼萬古所未聞之極逆興情憤惋久而益切况乎爾之腐心痛骨百倍於人而于斯時也明天理正人心之道尤有望於爾者予之待爾奚但止於側席而已綸綍反覆可見聖意之惻怛懇至而伊時廷臣過爲法外之論終使正默杜門林下以沒其世士林之所以嗟惜而抑塞

者爲如何哉及我　殿下嗣服之初俯循公議亟許復遞此實有光于　先王盛德而足以慰悅士心然以其幸際明時而未展所蘊則向之所嗟惜者久而愈不能已矣臣等以爲與其徒懷嗟惜曷若仰請褒贈毋闕令典玆敢相率而陳章惟　聖明垂察焉噫正默之道德崇庳造詣淺深固非臣等淺陋所可窺測然以臣等所聞見而知之者言之亦足以垂世而範俗矣蓋正默挺生詩禮之家專意性理之學資稟剛果器局疏通自在幼少操執之堅見識之明已有人不可及者矣嘗謂讀書而窮其理將以躬行而踐

其實者其不然安用讀書爲且窮理而不知反躬其理無以造極躬行而不務讀書所行無以得正故其讀書也俯讀仰思究極義理之歸而默驗於吾心以求其通其躬行也靜存動察竭盡工夫之力而必依於古訓以求其安溫繹之勤不以年衰而少倦點檢之功不以病甚而或輟心經近思錄及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所編聖學輯要乃其入道之先務而其律身之平生準則又專在於小學一書此實其祖文元公長生成規也又嘗謂朱子發孔子也其道東來自圃隱以來尊賢一皆宗主而闡明之粟谷則曰孝生朱

子後學問庶幾不差若尤菴則大有閑衛之功而人
到于今受其賜矣欲學朱子當先學栗尤圃隱卽文
忠公鄭夢周號也栗谷李珥號也尤菴先正臣文正
公宋時烈號也故經禮之說性理之論篤守文成文
正遺緖而讀其書求其意以溯源於朱子其論理氣
則主混融無間元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之說而曰
原其氣之所以生則雖固由理論其理之所方立則
亦必在氣從而言之者有先後而其實無先後從而
看之者有離合而其實無離合其論本然氣質之性
則主理通氣局單指理兼言氣之說而曰從古論性

只有單指兼指二途而已其論人物之性則主理同氣異之說而曰論其氣質則非惟犬之性非牛之性也跖之性非舜之性也論其本然則非惟跖之性卽舜之性也物之性卽人之性也其論中庸天命之性則以通天下一性者爲八字打開而曰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其論孟子犬牛人性則以亦以氣質而言者爲十分究勘而曰氣質不齊而理之在是者因亦有變不變之異焉其論心體則謂之本善而以不囿形氣之說明心氣之別其論明德則謂之皆同而以氣拘欲蔽之訓爲聖凡之分其有疑貳於先正之說

而不合乎朱子之旨者皆爲之辨析此其爲學之大槩也其有功於斯文而爲惠於後人者顧不大哉若夫言議之峻正而主於懇惻氣像之莊嚴而濟以寬和乃其成德之符驗故人無不敬而慕之畏而愛之自以畏約不欲接引而其有以誠而來者亦爲之啓發讀書則必使先正音讀而循其階級立心則必使忠信爲主而戒其務外所得淺深各在其人而隨才告語務盡吾誠此又其敎人之不倦也嗚呼其所學之正所養之厚旣如此且以世祿之家憂國一念出於至誠每以辛壬之變往牒罕有痛　若誣之未辨

憤忠逆之混淆慷慨激切言發淚隨此其所以樂於畎畝無意世路者而九臯聲聞玉帛禮勤則庶幸千載明良相遇而誰謂行道乃復有命耶然而 先王臨筵寵惜之教實啓 殿下初元追復之美則亦不可謂終不遇矣顧今 殿下勤御經筵廣加傍招四方欣聳拭目新化而凡有識之憂世道者咸爲正默濺恨其不得逮齡是豈私於正默而然哉然則臣等之請實公議之所不可已而臣等之言非所以阿好也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亟降指揮贈正默以崇班仍命議諡以著崇道之實以增斯文之光千萬幸甚

書啓

史官承膺祚傳諭後書啓 辛酉五月

蟣蝨微臣前後逋慢之罪實合嚴誅常自懔惕精爽飛越忽又夢寐之外近侍遠臨傳宣 聖諭十行絲綸丁寧懇惻顧此異數超出格外臣惶隕益切求免不得噫非常之禮必待非常之人上不可以輕施下不可以冒承而以臣妄庸致誤 寵眷一至於此莫非臣欺誣之罪也臣雖萬殞寧可自贖哉然則臣所以不敢冒進者實爲虞旌之匪分而負乘之可戒也苟有片善寸長可以少效涓埃之報則豈空辜 恩

負德自速罪戾也抑又臣夙抱貞疾當夏輒劇見方暈眩忒甚有時氣促動作不能任意雖欲嚴畏義分冒昧趨　朝其勢亦末由矣瞻望雲天徒切兢惶之至

史官趙慶遠傳諭後書啓 八月

臣於病伏中猥叨掌憲新　命祈免之章纔得封發而　別諭繼降近侍臨宣辭意隆摯殊非賤臣所敢當者臣惶隕震灼益不知所以爲騐也噫臣之無似鄉里所賤而屈辱　寵命非止一再前後章牘固已罄竭微衷而誠淺辭拙未蒙　聖明之鑑燭情勢隘

鑒靡所容措只自席藁私次恭俟違 命之誅而已

吏官崔雲翰傳諭後書啓 同日

疎賤小臣屢違 召旨揆分悚蹙祇竢譴罰及承疏

批招徠之意益復勤懇吏官繼臨傳宣 慈聖別諭

丁寧之教有曲常例臣驚惶駭惑措躬無地臣萬不

近似之實前後自列殆無餘蘊而微誠未格未蒙

體諒格外 隆恩至於此極 批旨中毋予藐少

慈教中撫躬慙恧无非臣子所敢聞者也臣於此自

不覺惶汗浹背固不敢更以涯分爲辭只宜冒進

闕下恭俟進退而第臣病情萬無動作之望今若嚴

畏義分強起趍 朝顚仆道路勢必不免受人嗤點縱不自恤貽累 聖化實所深懼臣只自惶悶欲死而已

吏官崔雲翰傳諭後書啓 十二月

臣陳章俟罪之中伏聞 聖候翼瘳之慶區區犬馬之誠不勝忭祝之至臣於此時方被 召命顧不能祇赴 闕下叨參賀班雖緣涯分之萬萬無似疾病之萬萬難強 聖恩莫酬臣節都虧兢惶彌極且切自悼茲伏奉 批旨譴罰不加敦勉愈摯至以好賢之誠招賢之禮有不足感人爲 教此豈如臣妄庸

者所敢孝當臣讀未終行自不覺背汗沾衣也噫臣之疏辭贊曲肝膈非敢矯飾而微誠未格 天聽愈邈史官相守將至踰年微分隘蹙固不足言而朝體損傷當復如何臣李具人形略存秉彝病勢如有萬一起發之望豈敢不思君臣之大義終始執迷徒誤寵命若蒙 聖明洞察微情亟收召旨臣雖朝夕就盡庶獲安心席藁縮伏叟俟 處分

史官崔雲翰傳諭後書啓 壬戌正月

史官相守歲序忽新庸陋如臣而致誤 隆眷至此之極者古所未聞臣惶隕靡措病隨而劇茲者特

降恩諭召還史官不加違慢之誅益勤招徠之意至以善攝少間卽爲登途爲 敎是豈疎賤小臣所可得之於 君父者耶臣感泣惶汗不知所以仰對也噫如使臣所學可以少效涓埃病情可以強策道路一造淸班瞻望 耿光豈非臣之所願欲也臣竊自揣量萬不近似如其冒進只是貪榮無報於 聖恩有愧於私心然則雖非疾病固不敢膺 命矣况臣貞疾又非時月所可責效者耶臣每奉 聖旨只覺臣罪益重瞻望雲天不勝隕越之至

史官車信用傳諭後書啓 癸亥十二月

臣遇寒添病縮伏殗殜千萬夢寐之外史官臨宣
名旨反覆曉諭不啻若慈父之教幼子臣伏讀感泣
罔知攸措臣雖冥頑秉彝猶存如有所望可以少效
涓埃則飾讓掠美臣豈敢爲臣之無似國人之所共
知而每有招徠之舉臣輒猥廁其間臣心惶惑實無
涯極顧臣叟癃使無疾病固已不敢冒昧膺 命況
今積症鬥劇痔漏大添頹頓床席日夕呼兔尤豈有
一分強策之勢哉茲敢猥陳微衷恭俟嚴誅

史官白慶楷傳諭後書啓 甲子正月

臣於遞 命俟罪之中伏聞 仁政殿火變驚懍之

極心神飛越不意玆者史官遠臨傳宣 聖諭十行綍綸丁寧惻怛警懼之意溢於辭表臣讀未終行感涕自零而至於末段 下敎殊非妄庸如臣者所敢承當臣之前後自列非敢一毫矯飾而顧乃未蒙鑑諒至此之極惶隕靡措直欲鑽地以入也噫受君天性臣亦有之苟有襪線之資可以補 袞者則今當我 聖上至誠求助之時惟𢘥竭蹶趨承他不暇顧而臣實空疎鹵莽百不猶人徒辱 寵命無計圖報臣撫躬自悼不知所爲臣宿疾方添殑殑欲盡而乃莫不敢進者又非敢惜死而然矣伏乞 聖明

俯察微衷永棄溝壑則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

史官趙鍾永傳諭後書啓 乙丑六月

臣自以庸頑之抱奇疾屢被 恩召一未膺 命違傲之罪固不容誅而前後陳籲瀝盡肝血亦庶幾聖明之俯燭實狀矣今茲夢寐之外 召旨復降史官臨宣十行諄複禮意隆摯臣揆分惶惕措躬無地而至於恐妨調攝稍俟涼生之 教狗馬賤疾乃軫聖慮如此雖慈父之於幼子無以加焉尤豈踈賤小臣所可得者臣感泣思報糜粉亦甘顧臣才智淺短學術空疎苟使冒沒趨 朝無所裨益反貽羞辱臣

旨知甚明所以欲進而不敢況臣宿病陡劇宛轉牀席雖欲强策其勢末由矣臣之涯分病情如可黽勉臣安敢圖便己私辜負　洪私哉臣每於　收召之下輒陳病狀極知猥越罪增悚戾而號籲之辭不敢不以實倘蒙　聖慈曲加矜諒永賜棄斥俾安溝壑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史官李游誠傳諭後書啓 戊辰六月

臣病伏殘殘中史官遠臨傳宣　聖諭下詢以林下宿德可合抄選之人而至以求賢如渴爲　教臣欽仰　聖德之外惶惑不知所對也臣愚蒙無知固非

可以薦人者而夙抱奇疾足跡罕出門外雖鄉鄰之間亦少往來相識之人今於　清問之下顧何敢有所舉似者哉第竊念我　聖上求之之意若是切至則夌無不得其人之理惟在　廣詢博訪之如何耳

吏官趙奎升傳諭後書啓　同月

庸陋小臣猥承薦賢之　聖教而全無聞見不能對揚　休命悚恧之極歷日靡定忽此夢寐之外　諭旨復降吏官臨宣以無復如前爰辭爲　教臣祇奉隕越罔知攸措噫知人之難聖人猶云顧臣迷暗最出人下其何能有所論薦仰副　俯詢之至意也如

使臣粗有知識而果有行義表著之人素所親熟者則舉爾所知亦是經訓泯默不言終孤 聖意臣不敢爲矣向日所陳實出肝膈而不亦過乎之 聖諭看作退讓之例辭臣於此尤不勝惶汗俟罪之至

史官朴來謙傳諭後書啓 壬申十一月

臣之僥冒宮銜已累閱月矣一再控籲旣未蒙 允許而臣久病殘喘殑殑欲盡不能更事陳乞只自縮伏竢罪不意玆者大臣乃有陞秩之請而 聖明遠下敦召之命諭旨懇惻史官臨宣臣是何人妄獲嚴譴而反叨異數臣感泣之餘繼以惶惑罔知攸措噫

臣資本駑劣學又空疎爲世需用初非可論而猶盜虛名久誤　寵命臣進而圖報寸長未有可施退而乞免血懇徒歸飾讓臣每念歟　君秦先直欲濫然無知而　聖教乃以臣爲先正胄孫而以臣祖所以事　孝廟者責勉勗臣之悚恧隕越尤當如何哉今此　恩禮之濫加於臣身者蓋以臣無似之實見進於上下故也臣固知欲安邱壑之微分惟在一辭恩命盡露瘢釁而顧臣病狀遇寒添劇無以跬步起動瞻望雲天徒切兢惕倘蒙　聖慈俯察微情亟收名旨仍命刊去臣姓名於仕籍復勿檢擬則在臣實

爲大孝而亦豈不有補於各遂萬物之 聖德也

史官金持泰傳諭後書啓 癸酉七月

臣冒陳危懇祈免 誤恩玆者史官臨宣 批旨不惟不許鐫改乃以卽速上來補予不逮爲 敎臣惶惑隕越不知所爲臣是何人猥叨異數愈往愈隆也臣之僭踰莫於見職實有千萬不近似者多日僥冒貽累淸朝罪固難逃又何以貪榮冒進不畏公論哉且臣犬馬之疾雖欲不念本分强策曆 命其勢亦末由矣瞻望雲天不禁切兢惕

史官金國熹傳諭後書啓 乙丑三月

臣虛帶臚名於牀簀殗殜中旣無以冒膺又不能力辭義分虧矣罪戾大矣日夕懍惕求死不得不意玆者 恩諭忽下吏官臨宣十行諄複乃有臣之所萬萬不敢當萬萬不敢聞者臣且慚且悚益無所容措也噫臣庸陋之實已悉於前後章牘今not必更瀆宸聰而顧臣宿病諸證見方陡劇最是痔漏尤妨動作戶庭出入輒至瀉血以此醜穢雖使扶曳到京一登 文石萬無其望今此實狀史官之所親見於迎接之際者寧容虛僞臣雖無狀亦有彝性愛 君一念豈後於人而當此 國有大慶中外歡忭之日獲

廁招徠之列而無可趨造則撫躬悼歎生不如死瞻
望雲天恭俟違 命之誅而已

史官徐有贇傳諭後書啓 丙戌三月

臣冒陳危迫之懇恭俟違傲之誅伏奉 批旨不惟
不賜罷斥乃反特加開諭而獨善其身不仕無義等
聖敎殆以臣爲可以進身而不思圖報者臣於此益
知罪轉深於欺誣言徒歸於矯飾臣且悚且慚求死
不得臣固無狀秉彝猶存則少效涓埃雖無其望而
一瞻 耿光實有至願夫豈不欲冒沒趨造以從
聖明親見其不肖然後棄之而狗馬殘疾久已阽危

蹕步起動其勢未出臣瞻望雲天只自飲泣而已

史官李冀禎傳諭後書達 丁亥十月

臣冒陳章牘乞恔 濫恩反叨異數史官遠臨而誠未格 天未承 俞音臣痛心惶惕危喘益促臣旣伏奉共喜不許等 睿教則有不敢更事仰瀆者而揆分悚悶寧復涯涘第憲職蒙遞庶得安意將息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史官金鉉復傳諭後書達 己丑十二月

臣於 恩賜米肉旣祇受兩朔而逐朔之 命尚未嘗還收自本縣復有所輸致臣惶駭之極罔知攸措

敢將危悃呈單本縣以冀轉　聞而極知猥屑恭俟
譴罰不意玆者　睿旨特降近侍臨宣不惟不罪
恩諭愈隆未知庸陋小臣之致誤　殊渥奚至於斯
臣且感且悚五內靡定強起床席忍死祗拜不敢更
爲乞免計眞所謂讓不失本利而仍取美名者也臣
滿心慚恧不知所豫至於逐朔二字餘悸猶有所不
能已者倘蒙　財處得安賤分不勝顒祝之至
史官卓雲翰傳諭後書達庚寅二月
臣冒控危懇乞收　誤恩床簀之中顒俟　俞音玆
伏奉書　答不惟不賜罷斥十行諄諄辭意隆摯責

非庸陋小臣所敢聞者而至於先正故家之　敎臣
又自悼忝先不但數誣之如非而已臣苟有分寸之
長粗可稱益則愛君彝性臣亦有之何敢不思報效
徒事矯飾哉瀝血之籲未蒙　鑑諒反承誠禮未孚
之　諭臣惶隘之極直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也且
臣狗馬之疾朝暮待盡無望復起本分之如何有不
暇要瀆者矣抑又念無常職而賜於上鄕聖以爲不
恭則臣於米肉之　恩歲前之祇受累朔已犯忿分
之罪而厚受人之嗤點矣若今又祇受尤爲沒廉而
無以舉顔向人使垂死老臣至於如此夫豈　邸下

之所欲哉玆敢更瀝微衷冀 寢成命俾屑之誅實

所甘心臣不勝隕越之至

史官崔致常傳諭後書啓 九月

竊惟我 王世孫封冊之禮將行於初定日慶幸靡

極撫舊增懷中外臣庶大小同情臣冒陳章牘乞免

宮銜而撝謙之辭不能倫脊縮伏懍惕日夕竢譴不

意疏未及達 恩諭先降史官臨宣十行諄諄殆無

異於家人父子間相語者臣稱切惶隕繼以感泣臣

雖甚冥頑猶是彝性中一物其在今日延頸願戴之

忱自不後於人而 諭旨之懇惻又出尋常臣固當

祇 命竭蹶不敢復言本分之難冒顧臣病情久已阽危跬步蠢動其勢末由瞻望實涕不知所言臣當此之時苟爲矯飾之辭雖蒙 聖度之包容其可免神明之罰而殛之耶臣妄要有自列之章而病心昏塞遲速有不可自知者煎熬之極惟願速化而已

史官金熙迪傳諭後書啓 壬辰九月

臣宿病之欲今年忒甚自春至今不離床席忽此夢寐之外 恩諭乃降史官臨宣辭意之諄懇有若慈父之諭迷子臣伏讀感泣不知凫所矣噫 世孫宮睿質天成令聞夙彰八域含生舉切蹈舞臣雖甚異

頑秉彝猶存愛戴之忱豈獨後人顧今開講之初猥
廁收名之列臣固妄竭蹶趨造不暇他顧而狗馬之
疾見方朝夕難保則長程強策其勢末由臣只自撫
躬悼歎席藁俟罪而已

史官金致坤傳諭後書啓 乙未十一月

臣於向日陳章竢罪反承 溫批感戴包容之 聖
德益覺措躬之無地忽此夢寐之外 恩諭繼降乃
有升秩之 命而辭意之鄭重勤摯實非可以施之
於庸陋小臣者也臣伏讀感泣繼以惶惑只自恨床
席殘喘尚遲溘然復叨 殊渥重貽 聖政之累也

臣將冒死陳藥而奄奄之中無以抖擻精神其遲遠有不可知者則臣之隘蹙隕越尤當如何倘蒙 聖明俯垂矜察亟收 成命俾得免負罪於泉壤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獻議

經筵繼講冊子議 甲子十月

臣於病伏中近侍銜 命遠臨詢及繼講冊子臣驚惶眩惑不知所出臣至庸極陋無聞無知本不足備數於 聖朝詢蕘之列今於 清問之下其何敢有所仰對也玆不免虛辱 王人臣不勝隕越俟罪之

至

禮朔進退議 乙丑二月

臣猥叨 淸問非止一再而揆分僭越不敢仰對今此禮朔進退乃是愼終莫重之節而事系通變尤豈膚淺如臣者所敢容議茲又虛辱 王人臣罪萬死

經筵繼講冊子議

膚淺小臣名在選籍久爲國人之所嗤點常自慙縮若無容措今玆夢寐之外近侍銜 命遠臨詢以繼講冊子其爲惶惑尤當如何竊念讀書次第已著於朱子所編近思錄中而亦非小臣所敢忽僭指陳惟

在 上裁

春宮冠禮服色議 己卯三月

臣於喘喘欲死之中禮郎銜 命詢及服色臣驚惶隕越無所容措竊念賜靑直領條帶是 列朝已例而 先朝不用則 聖意必有所斟酌者而今以冠禮之行於冊禮後 先朝所用講學時服亦不當用則此其適變莫大之節雖深於禮學之人有難容易獻議者況以臣懵陋尤何敢出位仰對也玆不免虛辱 王人臣罪萬死臣罪萬死

因山前 春宮開講當否議 辛巳五月

蕪瘁賤臣無聞無知忽此夢寐之外宮官銜 命以
因山前 春宮開講當否詢及於草野病蟄之中臣
惶駭隕越罔知攸措臣謹閱兩大臣及諸賓客獻議
其援例而欲倣名對之儀者實出於勉進問學之誠
據禮而欲從先正之論者亦主於孝弟爲先之意孰
非所以愛戴之者而略有守經從權之別惟在酌量
義理事勢而自 上裁處而已顧臣懵陋何敢出位
而妄有所論列也哉不免虛辱 王人臣誠死罪

山陵合祔時將事服議 同月

臣病伏殑殑千萬夢寐之外禮郎銜 命遝臨詢以

山陵合祔時將事所服臣惶惑隕越罔知攸措臣於禮學全然懵昧雖閭巷間尋常儀節尙不敢容議況此 王朝莫重之禮未有經文可據者耶不得不參用士禮如議曹所啓當令集合先賢諸論商確以聞而自 上裁處以盡情文而已臣是何人妄有論說請問之下不敢仰對臣不勝兢惕竢罪之至

嘉順宮喪服制議 癸未二月

千萬夢寐之外禮郞銜 命遠臨詢及疑文驚惶竦惑罔知攸措此系 王朝莫重變禮則非臣懵陋所敢容議況又病在危境雖欲冒沒強對而有不可得

者乎虛辱 王人臣罪萬死第竊念禮堂之援據數叅其欲為 聖上盡其情文者至矣惟在 博詢裁處之如何耳

先正臣李珥宗嗣議 癸未九月

臣自經風虛重證久已全失精神縮伏殘殘與死為鄰忽此學寐之外禮郎銜 命遠臨詢以先正臣文成公李珥祀系事臣深切惶惑不知所由臣是何人其敢與議於如此重大事臣之病情雖欲冒沒仰對固有所不可得者况先正臣宗事因故相臣金壽興往復商確於臣先祖文正公臣時烈建白于 朝廟

成命特下倫紀大定者已百有餘年而今此李希祖之疏乃以宗統隳壞神理幽枉爲言而直歸之於非禮不正且以臣祖之書隱然以爲有所激而不得其正臣讀之未終自不覺駭汗浹背臣之不敢晏有所開喙者又奚但以其固陋愚蒙而已也第竊伏念伊時公私文蹟具在今日淸朝公論未泯惟在自 上裁處之如何耳

大報壇祝用初字當否議 庚寅三月

以臣庸愚尚未刊名於選籍復有 淸問之猥及臣惶隕之極罔知攸措第竊伏念上旬日之不用初字

旣是大統曆之例則　壇享祀之前所不能然恐是
一時偶然之失而今欲釐正之者乃出於　睿念之
審愼而實關乎尊周之大義瞻聆攸及其孰不欽仰
感歎臣實無知不敢質言仰對臣誠死罪臣誠死罪

王世子喪服制議 庚寅五月

臣民無祿上天降割我　王世子邸下遽爾薨逝於
代勞之中率普痛隕穹壤靡極忽此禮郎遽臨詢及
喪禮臣惶駭隕越不知所出臣自以庸陋全昧禮學
雖欲冒沒仰對誠有所不可得者況此　邦禮係是
先祖臣得稱之案心神驚錯尤何以措舌茲不免虛

辱 王人臣罪萬死臣罪萬死

純宗大王昇遐後 王世孫成服時冠禮當否議

甲午十一月

聖上賓天普切哀隕臣病伏草野未聞 大漸遽奉
諱音驚痛罔極只自恨一纊之間延不意禮官銜
命遠臨詢以因喪而冠之禮臣早孤餘生聞 命搶
泣益無以爲心今此禮曹所陳疑禮問解之說似當
爲今日之可據臣之僭陋謙禮無素其何敢妄有所
論斷仰對者哉茲不免虛辱 王人臣悲惶悚懍遑
越之誅是俟而已

純宗大王世室議 十二月

臣比益添病床席奄奄忽此禮官銜 命遠臨持示
領敦寧臣趙萬永請 世室疏本而使之獻議臣惶
駭隕越罔知攸措噫我 大行大王至仁盛德度越
百王而臨御三十餘載率由舊章治化隆洽今於
世室之議孰敢有間然者顧臣草萊賤品庸愚懵陋
最出人下猥廁詢蕘之列妄議莫重典禮則貽累清
朝當如何哉玆不免虛辱 王人臣罪萬死臣罪萬
死

剛齋先生集卷之二